# 第一夜 第七话

独自一人的少女，攀爬着楼梯。

她慢悠悠，……慢悠悠地走着。

一级一级，好像每踏一步都要想一想似的，慢悠悠地走着。

一级一级，好像和每一级都要做个告别似的，慢悠悠，慢悠悠地走着。

少女爬上了楼梯。

对少女来说，那些楼梯。

是只上不下的。

听见参加社团活动的学生们充满精神的声音从操场传来。

可是，放学后的校园，是连叹息的回声都没有地寂静。

所以，从操场传来的充满活力的声音听起来十分遥远，然而自己所在的校园，好像另一个世界一样变得鸦雀无声。

少女由此知道，自己和他们相隔十万八千里，断然不是在同一个有交集的世界。

楼梯终于走到了最后一级的尽头。

那里是屋顶的大门。

屋顶在字面上是尽头的意思，对少女来说是终点站，……但是她坚信着那里是她新的起点。

少女忍着疼痛把手腕用绷带包起来。

虽然看不见裙子里面，但是那双脚上，严重的伤口还没有愈合。

那些伤，并不是因为受欺负或是出意外而受的。

而是她自己期望、自己弄伤的。

因为。

她知道只要受了这样严重的伤，就可以一时逃避这个烦躁的、令人气愤的世界。

无论学校还是家里，都十分烦躁。

不，世界本身就是个烦躁的东西。

每个人都好愚蠢、像笨蛋一样。迟钝又痴呆地活着的价值一点也没有。

我始终无法理解：为什么，我这么聪明的人，要来到这样的世界上呢？

所以在少女的表情中，看不见一点悲伤。

有的只是对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人们的轻蔑与怜悯，接着是，熊熊的怒火。

……盛载着对让自己这么个特别的存在降生错世界的上天的愤怒。

对她来说，无法理解自己的这个世界所有不能理解的东西，都是令人不爽的。

不仅如此，她再也无法忍受不能理解自己的气质、把自己和其他人一样对待、与父母和老师，或者是同学们呼吸一样的空气这种事。

所以，想到了自残。

严重的伤只要去了保健室或者医院，就能暂时保护好自己。

于是，在保健室和医院，终于明白了一点自己的价值，终于给予了我一点适合我的待遇。

把这种事重复上演的时间里，……她变得渴求更严重的伤。

……最终，这一天来临了。

无论是保健室还是医院，治疗完伤口后，都会把她再一次推回到那个令她感到急躁的世界。

所以，她渴求着绝对无法挽救的伤。

她当然知道这种伤也许无法痊愈。

可是，正合其意。

因为，那意味着她再也回不来这令人不爽的世界。

受伤也好，不受伤也罢。怎样都无所谓。

所以她流露出了轻松自在的表情。

一出屋顶，凛冽的户外的空气就把少女的头发粗暴地打乱了。

她看着操场上快乐地参加社团活动的学生们挥洒着汗水。

“……像傻瓜一样。无论谁都一样是傻瓜。”

脑子里只有低俗的东西的单细胞的家伙们，聚集在一起笑着，卑下地嘲笑着我。

你们都给我去死吧。

死吧，然后体会到我是和你们多么不同的存在。

但是，我清醒的头脑告诉我。

错了的既不是这个世界，也不是这些人。

错了的，……是我降生在了这里。

这里是，低俗的家伙们居住的世界。

正是上天一不小心，才发生了把本不属于这世界的我降生在这里。

也就是说，我不该存在于此。

少女吐了口唾沫。

爬上栏杆，坐在上面。

从这里，……像从秋千上跳下来一样，随便一跳的话，……我就能从这个肮脏的世界解脱了。

来，跳吧。

我小声呢喃道。

指引我从这个满是痛苦的世界中得到救赎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害怕吗？

那声音轻轻地笑着，询问着我的决心。

根本不害怕。

这种感情，早就在几百年前就丢了。

对现在的我而言，迎来第二天还不得不继续在这个又肮脏又愚蠢的世界上存在下去，根本没有什么还能令我感到害怕。

和在充满了对愚蠢的家伙的轻蔑的教室里，不得不来回流淌着的恐怖比起来，这种事也不过如此。

“停下，请再好好考虑一下……！死，才不是什么解脱。”

听见了从我后面突然窜出来的一个声音。

……谁？屋顶上除了我应该没别人了。

那个声音和至今引导我的声音一样，并不是耳朵能听到的声音。而是只能用心才能听见。

但是没关系，我知道那个声音的主人就在那里。

所以我回过头去，……看见了一个看上去很胆小的少女正抬头望着我。

“请从那里下来。那里很危险……！”

不停重复着不负责任的话，命令我从这里下去。

……真是的，命令了我一大堆。

对着这些愚蠢又毫无意义的命令，我要多少耳朵才能全部接下来呢？

真的是多得不得了。

我再也不想听谁说一句话了。

“拜托了，请别跳下去……！因为，如果有死的觉悟的话，就应该一样可以做到许多事情！”

“……哈。”

对着那个眼睛少女的恳求，我傻乎乎地叹了一口气。

“有死的觉悟的话，能做到的事。……能做什么啊？”

“那，那个……，”

“……什么也做不到。我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想做的事情一件也没有。但是，有一样必要的东西。……那就是理解我知性与崇高的世界。但并不是这里。所以，我该做的事情很清楚就只有一件。……那就是尽早从这个我不该存在的世界离开。”

“离开什么的，不就还是死吗……！”

“不会死。只是从这个愚蠢的家伙们的世界搬到另一个适合我的世界去而已。……‘那个声音’不仅理解我，还告诉了我去到另一个世界的方法。”

“那个声音”。

是邀请我到这里，唯一理解我的存在。

“那个声音，只是在要你死而已！只是在欺骗你而已。……请正视现实！然后去奋斗！请不要以为死是唯一的出路！”

“……你谁啊。……你明明也是通过死而得到解放的存在。”

“……”

我很清楚。

不负责任地过来对我胡搅蛮缠地说“不要死”的她的真实身份，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存在。

很奇怪。

虽然我听说过死神，但还是第一次见识到缠着说“活下去”的家伙

“我，……确实，……是死了也说不定。但是，……我并不是从什么之中解放了。”

“你所在的这个世界，就算你死了也和你很相称。……你适合又愚蠢又没用的气质呢。”

“我可不一样。……我又智慧又崇高。是的，我是天才。我只是想从这个愚蠢的、不能理解我的世界中逃离而已。对，这里是黑白电视机里的世界。电视机是黑白的话，无论放映什么，都是黑白的。像我这种五彩缤纷的存在，在这个世界除了黑白什么都看不见。一定有着对我来说适合我的世界。死，只是把我带去那个适合我的世界的渡船而已。”

“……但是，……但是……！”

“再见。来吧，带我去适合我的世界……。”

“等下，……啊……！！”

栏杆上的少女松开双手，向空中跃去。

不要看下面。

就这样仰望天空，飞去那个蔚蓝的世界。

于是，她就这么飞向天空了吧。

但是。

理所当然地，……她垂直坠落了下去。

戏剧性地以慢动作掉了下去。

呼地一下从栏杆跳下去，然后噗地一声砸到了地面上。

真的是在一瞬间，简单明了地结束了。

对她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是如此地乏味……。

从以奇怪的姿势躺着的少女的尸体那里，慢慢地，深红的血之花绽放着，向外面延伸着。

谁都没有注意到坠入草丛中的她。

接着，湿淋淋的血扩散后聚积的地方，……渐渐地生长出的一朵朵血红的花蕾抬起头来。

那就是吸收了血后变得深红的，……彼岸花。

彼岸花一朵朵娇艳地绽放着。好似把尸体当做养料一样吞食着。

接着从彼岸花的花丛中，……伸出一只苍白的手。

那只手搂抱着她的尸体。

那是，把含苞怒放的彼岸花取为名字的，妖怪……

“呵呵呵呵呵呵呵……。真是让我等了很久呢。”

彼岸花笑了。

一边笑着，一边抱着少女的尸体。

她露出一副让人联想到好像和好朋友几百年不见一样的温和的表情。

不久，从尸体的嘴里，……呼地一下飘出一股青烟。

那是从肉体的束缚中解放的，少女的魂魄。

看不起这个愚蠢的世界，认为在别的地方有一个和自己相称的世界的，悲哀的灵魂。

彼岸花用又白又细的手指，挑逗着升上天空的灵魂。

“……哎，悲哀的灵魂真难看。……十分合我口味呢。竟然育成了如此美味的东西。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魂魄从她玩弄的手指间逃脱，挣扎着升上天空。

像极了捉弄着漏气了的、脆弱的气球。

“彼岸花同学，……请放过那个孩子！”

“……咦，这不是毬枝吗。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贵安。”

“那个孩子，……很可怜……！肯定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所以请放过她……！”

“不要。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育成这么美味的东西哦？”

“她毫无根据地相信着自己是世界上最特别的。自己什么都不努力，只是咒骂着这个世界。看到了十分愚蠢的人，就毫不怀疑自己既万能又崇高。有这些功夫，都能慢慢地做好一份料理了……？”

“那是因为，彼岸花同学你在唆使她……。”

“我……？唆使？大错特错。我看她太痛苦了，只是告诉了她解脱的方法而已。”

“……还有，毬枝。你不也想过要和她搭话吗？她太高傲且不自我反省，十分骄傲的蠢孩子。嘲笑着这个世界的愚蠢，却看不到自己的笨拙。”

她的确十分高傲。

她并不是觉得自己是万能的。

她也不是觉得自己有多聪明，自己有多知性。

有的只是，对自己的想法不能被周围理解，觉得自己是过分特别的存在的辩解。

……或者说，她，太蠢了。

缺少能让自己的想法让周围理解的能力、愚蠢的少女……。

于是告诉了这样的少女自残的喜悦。

告诉她去保健室、去医院，在自残的那一瞬间能逃避一切。

然后，告诉了她选择死亡是从一切之中解脱。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烹调着脆弱的灵魂，把她引向死亡。

不久，……少女就遵照着自己的意思，舍弃了生命。

而引诱她的妖怪，只是在下面张大嘴巴等待着。

这就是，校园妖怪排名第三，“起舞的彼岸花”的狩猎。

彼岸花笑着，停止了用手指玩弄即将逃往天空的灵魂。

脱离束缚后，灵魂像是松了一口气一般，渐渐地升向天空……。

……她的灵魂不久后，肯定会明白的吧。

死，并不是什么解脱，而且什么也解决不了。

之后，也定会想通，活着，是多么珍贵的一件事……。

彼岸花嘲笑着毬枝如此的祈祷。

“那应该是活着的时候感悟的东西哦……？不觉得死后再明白过来，是很残酷的一件事吗……？”

“……那个，……。”

毬枝无言以对。

现如今，即便无名少女明白了生命的宝贵，……也已经无济于事了。

但是，即使如此至少，也想要明白。

然而，正如彼岸花所说。已经，一切都太迟了……。

如果有轮回转世的话，希望她来生渴望竭尽全力地生活。

可是，……超越生死的毬枝知道。

根本不存在什么轮回转世。

人一旦死了，一切就都结束了……。

“所以，对如今的她的灵魂来说，理解也好，感悟也好，又或者是安息都没有必要了。……对吧？”

“……”

此时，彼岸花丛，

……好似爬虫一样敏捷的动作伸出触手，捉住了即将逃去天空的灵魂，花瓣张开大口吃了进去。

像无数的蛇模仿着花的样子，一起猛扑向猎物……。

花瓣们把这个既悲哀又愚蠢的灵魂，……撕成碎片吃掉了。

“多谢款待，傻孩子……。……对不起，我，一不小心没记住你的名字。……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

“毬枝。这是愚蠢的少女的，自作自受的故事。我只是让它画上一个句号而已。……妖怪就是唆使人类，然后吃掉那些倾听我们声音的愚蠢的人，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彼岸花的狩猎，作为一个妖怪来说，是充满仁慈的。

彼岸花呢喃道。

悲哀的少女，至最后按照自己的意愿，抗拒着死亡。

至少关于这次的狩猎，……毬枝什么也说不了。

毬枝注意到愚蠢的少女的存在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她对着少女轻语，想阻止她愚蠢的行为，……但无论多少次都无法传达。

如果再早一点注意到的话，……可能能阻止她也说不定……。

“不会是想妨碍我的狩猎吧……？”

“……”

彼岸花，保持着微笑的表情，小小地恐吓了下。

可是，马上就耸动着肩膀笑了。

“没事。争夺同一只猎物，我们的世界经常发生的。……强者得之。因为我比毬枝强大，所以我得到了猎物。……只是这样而已哦。毬枝是我的朋友吧？所以，我不会因为这种事情就讨厌你的，放心吧。。呵呵呵……”

彼岸花，很明显心情很高兴。

花了很长时间烹调的猎物，总算收获了。

这个灵魂的味道，大概很独特吧。

“我走了，毬枝。……好咧，不得不去找下一个猎物了。下个，想尝尝被欺负的、纤弱的孩子呢。……那种在班级中被欺负，已经不想再活下去的，可怜的孩子……。”

“呵呵呵，甜言蜜语地告诉那样的孩子逃去保健室的喜悦。然后，慢慢地引诱他走向死亡。……肯定有这种可怜的孩子存在。因为，这是所，很大的学校。……呵呵呵呵呵呵。”

就这么一个人说着，彼岸花的身体轻飘飘地消失了。

后面，一朵彼岸花的花瓣也没有了。

……只有一片血池，以及悲哀的少女的尸体躺在那里。

那是即使彼岸花不去唆使，哪天也会有如此下场的少女。

可是如果，……再早点注意到的话，能让她走上正道也说不定。

彼岸花又去寻找像她这样的悲哀的牺牲者，把他们引向死亡。

……连下一个猎物是受欺负的、纤弱的孩子的预告都留下了。

“……我阻止不了彼岸花同学。……但是。”

比她早一步找到会被她骗的孩子，……也许能做到希望他不要走错道路的建议也说不定。

“……死解决不了什么，也不会解脱。……没让你在活着的时候注意到这个，……对不起……。”

毬枝在尸体的附近现出形态，轻轻地抚上她的脸庞。

虽然不会变成安详的表情。

至少能让她闭上双眼。

然后她站起身，……抬头望去巨大的校舍。

她是毬枝。

校园妖怪排名第8。啜泣先生的毬枝。

通过死亡，从不幸的命运中迎来校园妖怪排名最后的少女。

这是，住在以庞大班级数和学生数为荣的大型学校里的校园妖怪们，与被它们玩弄的人类的故事……。

榊由香里第一次知道好欺负的概念的时候，马上就注意到了那是在说自己。

然后她认为从中摆脱是当务之急。

可是，该如何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幼小的她还不明白。

所以，她去询问父母或老师的时候，他们必然会这么回答她。

“你还手的话，他们还会继续欺负你哦。”

“你做出反应的话，他们会觉得很有趣哦？”

“无视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来欺负你了。”

因此，她相信了，并且付诸于实践。

可是好像，……要体现出效果，颇要一点时间和耐性。

一时半会还不会表现出努力的结果。

最终，……今天她也还是一副好欺负的样子。

“……。”

我的脑袋上，一个孤零零的小东西撞了过来。

不看也知道那是什么。

那是用橡皮搓成的弹珠。

如果我掸去它的话，会正好合了欺负的人的觉得我很有趣的胃口了吧。

所以我装作一副不在意的样子。

看着黏在我头发上的橡皮，我听见了窃笑的声音。

但是，如果我做出反应的话，……肯定会被欺负得更惨。

因此我就如大人们告诉我的那样，无视了这一切。装作没注意到。

橡皮，过会自己会掉的。

一直一直，……装作不在意，忍耐着……。

我上厕所的时候，都是去离教室比较远的厕所。

……离教室近的话，会和欺负我的人在厕所里撞上的。

连在教室都被这么欺负。

厕所这种隔离的地方遇上他们的话，……我都不愿想会怎样。

所以我讨厌离教室最近的厕所，就这样来到别的教学楼，别的年级使用的厕所。

也并非一定是年级或班级用的厕所。

只是，有点到了别的地盘的感觉，……一点温和的迎接的气氛也没有。

……那个人是谁？

……高年级的吧？

到这里来做什么？

但是，就这样进入隔间，关上门的话，……我就与一切隔离了。

这里的话，厕所的隔间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全地带。

也没有板刷和水桶从上面扔进来。

我好似脱力一般蹲下来，……摇着小小的脑袋，两手遮着脸颊。

并不是要哭。

只是用手盖着，很温暖而已。

我觉得冰冷的脸颊好像我的心一样，……那么地冷，那么地痛，……稍微暖一暖也好。

“我，……为什么生活在这样的学校里呢……。”

我也不知道。

为了什么才来上学的呢。

为了学习？

为了学习乘法除法，学习汉字的读法和写法？

……我觉得这种事在家里也能做。

为什么，必须在学校学那些呢？

……

为什么非来学校不可呢。

不想来，……学校。

不，是不想待在学校。

这样,就不会痛了。

我的心，也就不再疼痛了……。

今天结束了，就能暂时从学校逃避了。

但是，太阳升起后，第二天又来了。

逃不掉的。

我逃不出这所，鞭笞我的学校。

“……没有吗？……我可以逃去的方向……。”

我知道。

不可能没有。

明明只要能像捉迷藏一样，躲进大水管里，藏到轮胎堆里这样逃避就好了……。

……让自己受大伤，……去医院住院，……大概能逃避吧。

呵。

“……哎？……？”

此时，我感觉到谁在某处笑着我一样。

不可能。

厕所里没有其她人的迹象。

不可能听见笑声。

可是，我听到了。听到了的样子。

就好像，我心中所想被谁听见了，……嘲笑着的感觉。

为了从这里逃离，让自己受伤。

然后，响起了好似“终于注意到了吗”的嘲笑声。

呵。……呵呵呵。

那个谁，总是“呵呵”地，不停地对着我笑……。

“……”

但是，……这种事有可能也说不定。

逃跑也好，躲藏也好，都无法逃离的学校。

如果能从那里逃离，有一点代价也是理所当然的。

……能付出这代价也说不定。

我做好了付出代价的很大的觉悟，……只在那期间，让我从学校逃离。

只在那期间？

那么，无论怎么支付代价，……必有一天会再被带回学校……？

那样的话，……只要付出永远不回学校的代价就可以了。

只要有支付我能做到的，……最大的代价的觉悟的话。

“……但是那就是说，……，死、亡，……吧……。”

第一次从嘴里说出，我很清楚那是应该避讳的话。

……死了的话，……回不了学校就好。

永远，从学校逃离。

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指尖在颤抖。

手指上沾满了黏糊糊的汗水，聚积在指尖。

我，并不是因为害怕死亡而在颤抖。

而是注意把自己的死与从学校解脱放在天秤两端衡量感到战栗……。

谁曾经说过。死是不可以的。在电视里经常听到。电视剧里也经常说。

那种日子的积累，不知不觉间，给我植入了毫无根据的价值观。

人，不能自杀。

这价值观，第一次开始动摇。

也就是说，第一次注意到世界上每个人一致说的这个，其实是个谎言。

……我知道，世界，就是个由谎言组成的。

这个狭小的、隔离成正方形的厕所隔间。

在我没注意的时候，外面被无数的谎言和嘲笑填满了吧。

……那个孩子，又到这里的厕所来了呢。

搞错年级了吗？为什么到这里的厕所来呢……？

好像被欺负了。一直都提心吊胆哦？

一直到那间隔间里去吧？把它当成自己的房间了。

如果那么喜欢厕所的话，住在厕所里不久好了嘛。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啊，……啊……。”

那种声音，笑声，本不该听见。

全部，都是自己的幻觉。

无法原谅产生这种幻觉的脑袋，挠着、敲着、要弄碎一样把它抱紧。

头盖骨，像要裂开一般疼痛。

当然了。一边想着“裂开吧”，一边抱着。

死了的话，就能从学校逃离了。

无论逃跑去哪里。无论躲藏在哪里，无法逃避的恶梦的，唯一的出口……。

死吧。

死了的话，就能从这逃离了……。

“不可以。死什么也解决不了，也不是什么解脱。”

？！

知道刚才我还觉得缠绕着我的言语和笑声，反正是我的幻觉罢了。

可是，这次的声音不一样。

虽然不是耳朵听见的，……但是我很清楚地，确确实实听见了。

然后那个声音，在我心中嘟嚷着，和“死吧”相反地说着明白事理的话。

那肯定是想要把温暖的话语传达给谁的愿望，而不是我心中产生的。

我惊愕地环顾四周。

可是，只有把我围起来，隔成一个隔间的白色墙壁而已……。

……睁开眼睛，就听不见的声音……？

睁开眼睛后完全感觉不到，但闭上后，确实很听见。

不，连就在离我很近的地方的气息都感觉到了。

难道，……是怪物，或者是妖怪……？

说起来，在某个厕所，好像住着个爱哭鼻子的妖怪来着。

但那个不是旧校舍的厕所吗……。

不，如果是校内的厕所，说不定哪儿都会出现。

我因为想着死这种不好的事情，把妖怪吸引来了也 说不定。

一瞬间，我在想我会不会被妖怪诅咒杀死。

比起害怕，不如说有那么点期待。

有点期待我被妖怪杀死后的解脱。

但是大概，不是那么夸张的感觉。

向对我说话的那个谁，即使只要吐露一会心声，于现在的我来说就十分高兴了。

“……和我说话的你，是谁。”

心中这么说着，那个声音再次回答了我。

这次听到了。清清楚楚地听到了。

“不可以死。拜托了，不要觉得自杀就能得到救赎这种事……。”

“……你是谁？在哪里和我说话？”

“我，……。”

主人的声音在那里沉默了。

我知道她不是人类。

那么，……果然是妖怪了。

妖怪比起人类，比起欺负人的孩子，强太多了。

所以，学校应该没什么好害怕的。

这样的话，明明自豪地报出姓名了就好了，可是声音的主人，好像觉得把自己的真实身份暴露出来很害羞一样地沉默了。

我慌慌张张地为询问她的事道歉。

“对，对不起。但是，大概，你不是人类。……谢谢和我说话。”

“因为如果不和你说话的话，……我觉得你可能会死。”

“……为什么，不能死呢。”

“死了的话，父母亲都会悲伤。朋友和老师也是。”

“我死后，会有悲伤的朋友吗……。……大家，只是欺负我、笑话我……。我不在了，他们反正也不会在意……。”

“活着的话，肯定有快乐的事情。”

“在学校没有快乐的事情。”

“加油的话，一定可以从学校毕业哦。”

“毕业，……我还要在这忍受欺负多少年才行呢……。”

“……我也是，曾经也被欺负，所以十分理解你的心情。”

出乎意料。

连应该拥有强大力量的妖怪，都有被欺负的时候。

我这么想到。

兴许。

……她受了欺负，选择了死亡，……然后变成了妖怪吧。

“想要变成妖怪而死，绝对不可以。”

“啊，对、对不起……。”

死后变成妖怪后，不就可以用那力量向欺负人的家伙们复仇了吗。……这种淡淡的期待，被严厉地斥责了。

“我是妖怪。……晚上住在这所学校里。”

“……这学校的晚上，会欺负人吗……？”

“会哦。……比起白天还要过分。”

“……。”

“请不要抱着变成妖怪的话，就可以不被其他人欺负这种天真的想法。……死者的灵魂是多么无力，多么凄惨地被凌虐着。……这些对活着的你来说还无法理解。但是，当你亲身体会到的时候，一切都为时已晚。”

“……而且特别是。……选择自杀的灵魂，是妖怪们最喜欢的东西。会遭到残酷的对待。灵魂们都后悔没死就好了。……但是，已经晚了。……在永远的地狱中，承受严厉的责备的痛苦……。”

那种话，好像在哪听过。

特别课程还是什么，一个和尚啥的来的时候，也说过那样的话。

但是，完全相同的话由妖怪来说，却伴随着不能相提并论的可信度。

“那，那么。……妖怪同学，该怎么做呢。”

“……。”

“死后的世界欺负人比起这里更加厉害。……所以要说，直到毕业，……一直一直，在这里接受欺负吗……。”

“不得不战斗。”

“战斗……？那种事肯定办不到啦，做了那种事肯定会受到更多的欺负……！！”

“首先和对你说死了就解脱的邪恶的妖怪们的低语战斗。”

“……话是这么说，……没错……。”

“接下来，和周围各种各样的话商量看看。……和老师和父母商量看看。我曾经疏忽了这一点，一个把所有都窝在心里……。”

和老师或父母，商量？

那句话，让我的心碎了。

不是悲伤。

……而是愤怒。

商量过了。无论是老师还是父母。

他们的答案永远是“无视他们”。

但是，我突然有次注意到了。

并不是我在无视。

而是老师和父母在无视。

欺负，是被欺负的孩子在受到欺负后吵吵闹闹而形成的。

那么，那个孩子无论被做了什么，低着头沉默的话，就不会形成欺负了。

因此，就不再有欺负了。

“那种方法，完全，……解决不了问题……。我做出反应的话，觉得有趣的大家会继续欺负我。因为我相信大人说的，所以我一直一直，一直一直一直在忍耐，……但是无论经过多久，什么也解决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结果，谁也没来帮助我！！我明明有好好和老师和父母商量，……谁，谁都不来帮助我，……不来帮助我，……呜呜呜呜……！！”

“……”

毬枝只是低着头。

这个可怜的少女，榊由香里，自己该试的事情，……全部都尝试了。

然后，相信着“无视欺负”的残酷的主意的她，……努力到了今天。

但是，已经。

她的心，开始露出破绽。

不久，她的耳朵边，会传来妖怪们“自杀吧”的甜言蜜语的唆使吧。

……不，也许，就是因为已经听见了，她才会有死了就能逃脱的想法也说不定。

毬枝，深深地同情着少女……。

榊由香里，以前无论在哪个班级里，都是个普通的孩子。

也没有特别成为欺负的对象，每天不自觉地过着安稳的、平淡无奇的日子的普通少女。

……突然不幸袭来至她身上，是前年的事情。

母亲，由于交通事故去世了。

她自己的心灵也受到严重的创伤，对她来说，之后的漫长的时间是难熬的也说不定。

父亲也一看就知道失去了精神。

于是，工作与家务，虽然不熟练，还是两者一起努力地做着。

可是，没做惯的家务，和越来越繁忙的工作在一起，把父亲击垮了……。

总是光鲜微弱，就这样散乱着垃圾与报纸的家中，早就已经失去了家庭的温馨……。

刚开始的时候，父亲也很努力地洗衣服。

虽然看见父亲很辛苦的样子，由香里也上去帮忙，……但是渐渐地，忧郁的气氛侵蚀着她，最后连帮忙的气力也夺走了。

因此，她经常穿着同一件没洗的衣服。

于是渐渐地衣服显得有点脏。

虽然被观察力敏锐的同班同学评说了，但是传达不到已经累坏了的她的耳朵里。

接着，某天。由香里注意到了。

自己被班级里的同学从她背后指着她说“好臭，好脏”地叫。

她和她的父亲，渐渐地从她母亲的死中恢复过来。

时间，无论是多么凄惨的伤痛，都能温柔地令其痊愈。

如此，榊由香里回到原来的世界的时候。

自己不知从何时起，成为了班级里好欺负的人……。

知道这些后的毬枝低着头。

之后，不了解由香里的事情，还劝说她去和父母商量，毬枝一下没反应过来该说些什么。

毬枝一开始以为由香里是个随便就选择自杀的、心理脆弱的人。

可是，这毫无道理的误解。

毬枝看见了她从母亲死亡的残酷经历中恢复过来，回到原来的世界的勇气。

然而，回来的这个世界，不知何时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容身之所。

……但是，忍耐着、承受着不讲理的欺负。

顽强地信守着和老师与父亲商量后得到的“无视他们”的不负责任的建议。

最后的最后，……在这么狭小的厕所隔间里蹲着流泪。

……为什么会说出她是个轻易选择自杀、心理脆弱的人呢。

知道这些事后，毬枝相信。

由香里是一个她自己也没有注意到的，真正坚强的人。

只是由于不幸和不讲理的欺负，……因为某个妖怪引诱她至死亡的低语，……心灵稍稍受到了一点打击而已。

……她如果就这么不管她的话。

妖怪们不可能会放过如此“美味”的可怜的少女。

不，……那个彼岸花同学，应该不会放过她的。

必须得救她。

她已经和老师与家长求助过了。

如果那样也没有谁来帮助她的话。

这次，就让我来帮她。

我明白。

这种没人来帮助你的时候，如果有谁来帮助你的话。

我比谁都清楚这种感觉。

森谷毬枝下定了决心。

校园妖怪排名第8位。啜泣先生的毬枝，下定了决心。

拯救她。

决定了，从欺负中拯救榊由香里。

“别不理我嘛！”

一群人的笑声在身后继续着。

榊由香里在下课的同时逃出了教室。

背上被谁的体操服袋砸中了。

那些言语和笑声，朝着踉跄一下，头砸上了墙壁而蹲在那里的她袭来。

他们是老是缠着由香里的，欺负她的孩子们。

全班都欺负她，或者说容许欺负她。他们是其中，最难缠、性质最恶劣的家伙们的代表。

“……。”

“什么啊。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啊！”

那是赤裸裸的挑衅。

对此无论回答什么，只会成为进一步欺负和嘲笑的诱因。

所以由香里，紧咬下嘴唇，……忍耐着内心的情感，并使它冰冻。

连目光也不去和他们对上。

本来连停下脚步也不行。

像这样停下来，……因为要作出一丁半点的反击，她在“无视欺负”上已经失败了。

所以，……别让他们看见我的反应，快点离开。

背后，嘲笑、哄笑、苦笑、失笑、所有的嘲弄袭来。

……没有停下脚步就好了。

作出反应的话，大家会觉得很有趣。

作出反应没有停下脚步就好了……。

但是，……这么做的话总有一天，我会得救的吧。

当然，对于由香里的自问，没有回答。

不，“有一个不得不去考虑”，……，昨天，妖怪同学这么对她说。

那么，……对由香里来说，已经没有什么能想到的答案了。

由香里只是，冰冻着心，一边什么也不考虑，一边在走廊里走着。

脚步不快，……和平时一样的速度。

因为连快步逃出教室，从他们眼里看来，就觉得是表现出来的一种反应也说不定。

由香里不在的话，教室就变回平时那样的休息时间的热闹了。

即使觉得那个情景很奇怪，只要由香里不在的话，就会有“欺负不就也不存在了吗”这种错觉，……也认为是个很普通的时间。

还继续着由香里的话题的，也只是那群欺负人的孩子了。

他们谈笑着下次该用什么方法来欺负由香里。

想得如此周密。

“那家伙，无论怎样都无视呢。”

“绝对要弄哭她。而且要让她哭得死去活来。”

“不如我们恶人先告状也超好玩！”

“那家伙是会生气的类型呢。要是拿着小刀怎么办啊？”

“好玩，那也超好玩！！”

“我觉得她会哭。那家伙哭起来的话，一定是喘不过气来的样子呢。”

“要哭的话早就哭了！那家伙绝对会生气！”

“我是觉得她会哭的那一方啦。尾崎君你呢。”

欺负人的孩子们，把视线看向那个被问的男生。

说大两年也不为过的大型的体格。

叫作尾崎的他，是欺负人的孩子们的领导人物。

……朝由香里扔体操服袋的罪魁祸首。

“……我觉得哪边都好。”

可是那副表情，和他说的完全相反。

“榊会哭还是生气，我觉得怎么都无所谓。……我生气了。‘我没被欺负’这样目中无人的态度，真让人火大。”

一边这么说着，一边好似在说愉快的事情一样默默地笑。

对他们来说，欺负榊由香里是一种运动。

运动的比试输赢，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享受过程。

对他们来说，欺负榊由香里和运动完全没区别。

少女最后会哭，还是生气。猜中了结果或是没猜中，怎么都好。

只是那个过程，是快乐的。

这种事，他大概是最清楚的了。

欺负榊由香里这种事。

那个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娱乐，在一边看着大笑，对全班来说也是一种娱乐。

经常被欺负还一直无视呢。

想哭就哭不就好了嘛。

她一定住在阁楼里。

因为那孩子，衣服很脏。

而且很臭。

呵呵呵。

由香里的衣服总是同一件，显得有点脏也是事实。

可是那是一时的事情。

她从失去母亲的悲伤中恢复过来后，那样的事情就再也没发生过。

可是，因为榊由香里的衣服又脏又臭这件事已经是事实了。

她穿什么衣服，发出什么臭味。

大家对她就是这样的评价。

“但是，尾崎君。……有点闹过头了，写遗书什么的，不会糟糕吗？”

“绝对不会。”

“绝对？”

“但是你想。……那个女人那时，不是什么遗书也没写吗。”

欺负人的孩子们，面面相觑。

“啊”地一声，一副想起来了的表情，嘭地一下敲了下手心。

好像昨天吃晚饭的时候还没想起来，现在终于想起来了的那种感觉。

“确实，是哦。”

“是啊，是啊。”

“话说，完全忘了呢。”

“‘喳喳喳喳……。’”

“不是自杀。是事故啦。”

“在屋顶上失足，不幸的事故。”

“老师不也说了没有欺负的事情吗？”

“对的对的。那才不是欺负。”

“老师公认的。”

“‘呵呵呵，喳喳喳。’”

“所以啊。榊不会自杀的啦。就算死了，也是事故啦。遗书什么，不会有的啦。”

“是呢。话说，榊，谁欺负你了？我们，才没有欺负你呢对吧？”

“没欺负，没欺负。”

“真可爱，真可爱。”

“噗呵呵呵，喳喳喳。”

领导人物尾崎，用只有他们听得懂的方言嘟嚷着什么，在班级里很受欢迎地笑开了。

虽然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但不能想象肯定是在说些侮辱榊由香里的话。

……毬枝在教室的阴影中听见了那些对话。

她一直盯着不断说由香里是傻瓜的尾崎……。

迎来了放学，天色渐暗的学校。

大部分学生都放学了，在操场玩的学生也争先恐后地急着收拾东西的傍晚。

尾崎咂着嘴巴，再次来到校门口。

他的父母都是职员，所以回来比较晚。

所以，不直接回家，就这样顺便去朋友的家里玩会是他的日常。

之后才回去，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等着父母回来。

回到家，……就注意到了钥匙不见了。

“……刚还明明在的。……难道我掉在学校里了……？……不可能，……嗖嗖……。”

对尾崎来说，回到没人的家中，站在门前从口袋里把钥匙拿出来是理所当然的事。

这种再正常不过的事，就今天突然做不到了。

面对突然降临的不幸，他无数次地咂着嘴巴。

回家去过的朋友家里也没有钥匙。

再次沿着今天走过的地方走一遍，……最后来到了校门前。

学校里一天经过的地方有很多啊。

好不容易放学了，还要再次来到学校。

仅此，他有种好像在神社抽签，一家人就只有他抽到了大凶那样的感觉。

操场眼看着在暗下来。

度过自己一半人生的所谓学校的世界。

不管上多少年学，也应该看着腻烦的学校。

……然而，第一次看到进入黄昏的教学楼、楼梯口，……这些所有的景色……。

啊，他觉得。

自己不完全了解、早就感到无聊的学校，……是白天的学校。

一天的一半时间，在白天的里。

那样的话，另一半时间，在黑夜里。

在黑暗中，他看到了横躺着巨大的身躯，张大着楼梯口的大嘴，……贪婪地吞食着人类的巨大怪物的嘴巴。

尾崎勉勉强强地从它的牙床的缝隙里进去。

“在鞋柜的时候钥匙明明还在的来着……。……可恶，不记得了啊……。”

在鞋柜前来来回回地走着，没找到像是钥匙的东西。

拉开抽屉看也没找到。

这里没有的话，……就不得不脱掉鞋子，换上室内鞋去里面找了。

那是对尾崎来说，对放学后再次来到学校感到不爽的事情。

……他不知道虽然白天是那么自然地穿上室内鞋，而晚上迫于夜晚的黑暗，这么地阴冷潮湿，这么地不舒服。

黄昏的校舍的走廊，好像无限延伸的一样，感到非常地长。

黑暗中一只眼的怪物，那只眼睛闪着耀眼的红色光芒的恐怖感觉。

……那里有个火灾报警器，白天从来没有深究过。

晚上的学校，和白天的学校完全不一样，是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次元。

他现在，……想起了几个关于晚上的学校的怪谈。

把学生们带走失踪什么的，以前的校长的灵魂什么的。

校长室里挂着的历代校长的画像中的一个，到午夜那双眼睛会一闪一闪地什么的。

话说，保健室没有怪谈好像……。

对了，想起来了。起舞的西洋人偶的诅咒……。

保健室药品的架子上，不知为什么放这个不相称的西洋人偶。

那个每天晚上都出来跳舞来着……。

黑漆漆的保健室中，什么阴森森的声音都没有听见。

尾崎心里害怕，快步通过保健室门前，跑上了楼梯。

一旦跑起来，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直到自己的教室，一直屏着呼吸，像兔子一样快地跑着。

然后冲进教室，马上打开了电灯。

“……哈，……哈……。”

他多少有点发愣，被照亮的教室，……虽然谁都不在，但仍旧是他认识的那个教室。

没有妖怪们等着吃把白天黑夜搞错而来学校的傻孩子。

面前过于普通的景色，让尾崎放下心来。

然后才发现自己仅仅是从楼梯口到教室就出汗了，气息也不平稳。

“……不行啊，我……。……怕什么啊。”

稍微轻视了下胆小的自己，对自己说现在已经不怕了。

恢复平静后，想起来不得不早点把钥匙找到然后回去。

被老师看见这个时候还在教室里的话，说不定会被批评。

……丢掉钥匙已经够蠢了，而且，这个时候还回到教室里来。而且还被老师批评，不好意思得受不了了。

慢慢地，回想着白天自己经过的地方，他开始寻找钥匙。

可是，找不到。

自己的桌子里，周围。甚至是其他人的桌子中也看了下，找不到钥匙。

……已经父母快要回来的时候了，不得不在外面白白等着了吧。

可是，把钥匙弄丢了，父母是会生气的。

父母回来总是一副很累的样子，“作业做了吗”，“明天的准备做好了吗”之外的一概不说。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从来没怎么和父母说过话。

然而，隔了很久的不说话现在第一句就是把家里的钥匙弄丢了。

母亲肯定会马上哭起来吧。

父亲看见了也肯定会马上打我。

“……不妙啊，可恶……。……到底去哪了啊，……钥匙……。”

面对夜晚的学校的恐怖，变成了焦急，变成了到最后还是没有出现的钥匙的愤怒。

可是，好像他的感情无论怎么样都无所谓一样，很无情地，……他的钥匙，哪里也找不到。

去办公室，看看有没有失物钥匙送去。

即使如此也找不到的话，……就束手无策了吗。

慢吞吞走出教室的尾崎。

他看见了漏出亮光的男生厕所。

厕所啊……

……今天也去了好几次。

难道，钥匙掉在厕所里了吗。

掉在厕所里的话，谁都不会捡的。

摸了那样的钥匙的话，就会沾上脏东西，“别过来”，大家会这样子冷落你。

所以，无论谁的钥匙掉了，看见了也假装没看见，……现在也还掉在那里。

“……去看一下吧。”

他平时，没有自言自语的习惯。

可是，在这个黑暗的学校，至少自己和自己说话的话，……就不会显得那么寂静了。

徐徐地，……窥视着男生厕所。

地板上，没有看见钥匙银色的反光。

一边想着不会吧，一边一个个地找个小便器里。

……如果在这种地方的话。

最不妙了。重要的钥匙，泡在小便里一天。

那种这么臭的钥匙走的话，从明天开始自己肯定要被嘲讽。

宁可找不到也不要在那种地方。

所以，确认完了所有的小便器，发现自己的钥匙并不在里面的时候。

尾崎小小地放下了心。

那时。

被嘲笑了。

“嘻嘻”地一声。

在他的背后，怪物“嘻嘻”地嘲笑着他的从容。

尾崎冷抽一口气，吓得缩成一团。

瞪大了眼睛，……全身的毛孔一下子冒出汗来。

看到这个样子的他，……怪物又一次“嘻嘻”地笑了。

这次明白了。

不是笑声。

……是门。

他的背后，大便的隔间的门，嘎嘎地发出令人不快的声音。

“……别开玩笑啊。……吓死人了……。”

虽然说着逞强的话，但不像样地颤抖着，自己很清楚自己是多么地害怕。

即使如此，当害怕褪去的时候，好像全身脱力一样的愉悦，舒适得无以言表。

当他沉浸在舒适中的时候，……尾崎看到了一个闪着银色光芒的东西。

“……。……哎？”

是钥匙。

不折不扣地，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钥匙。

它孤零零地在隔间的深处，……好像是躲着捉迷藏扮鬼的他一样，……轻轻地，被放在那里。

他不记得去过那里。

为什么他的钥匙在这个地方。

……被某人找到，一边说着好脏好脏，一边把它踢进了这隔间里吧。

能够想像。

真幸运没人知道这脏钥匙是自己的。

快把它捡起来回家吧。

在此之前得好好地洗一遍。

但是，无论如何，找到太好了。

这世间还特别回到学校里来太好了。

此时，世界变得漆黑一片。

连时间都停止了一样。

所以他保持着蹲着去捡钥匙的姿势，一瞬间，像冻住了一样不动了。

……渐渐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也明白时间停止是不存在的。

灭了。

厕所里的灯突然灭了。

是被巡视的老师看见了，关掉的吧。

不对，没感觉有人的动静，也没听见脚步声。

……那么，为什么突然灯灭了……？

不，原来。

他上楼梯一直到教室。

无论是走廊还是哪里，全部都一片漆黑。

由于很黑，所以一到教室打开灯，就感觉很安心。

所以也就是说，……到达教室前这段时间里，一点光线也没有。

那为什么，一出教室，……男生厕所就，

有 光 线 漏 出 来 呢 ……？

开着灯的话，应该谁在上厕所才对。

但是，男生厕所里没有人，……也没有谁忘记关灯的迹象。

被黑暗与寂静支配的学校，走廊里的脚步声清晰地回响着。

即使假设那人在教室里，应该也不会听见了就逃跑的。

也就是说。

没有谁在的迹象，……这间男生厕所的灯不知什么时候亮着的。

然后。

没有任何人的迹象，……突然，这件男生厕所的灯灭了。

不要想了，这不可能。

尾崎，想这么说道。

但是，嘴唇颤抖着，……没有说出口来。

心脏突突地继续跳动着，好像要跳出来一样越来越剧烈。

乓地一声干响，闪烁着的灯，照亮了他。

男生厕所里只有一盏荧光灯，微弱地亮了。

可是，不停地、不详地闪烁着

亮了又灭，干响也随之反复。

如此往复，比起明亮后的安心感，更多的是不安感涌来。

所以，对被这么关在隔间里的尾崎来说，清楚了地发现自己被关在了正方形的黑暗中。

……哎？

什么时候，……隔间的门关上了……。

我，……来找钥匙，……进来后，忽然，……黑了……。

钥匙呢？

慌忙转过头去，那里没有钥匙。

虽然黑暗中找起来很累，……但是刚才那个地方，钥匙不见了。

那么，刚才看见的，是看错了？有这种事吗？

说来，……

这 是 哪 里 啊 ……。

毫无疑问是厕所的隔间。

但是，……不对劲。

这里不是刚才进来的隔间。

虽然是厕所的隔间，……但不是刚才进去的那个隔间。

座便器、卷纸架、墙壁的颜色、污渍、金属零件、角度，还有，很多不一样……。

“这、这……是，哪里，……啊。”

此时，第一次注意到动静。

比如不成声音的叹息，比如本来耳朵听不见的、小声的衣服摩擦的声音。

像这种形成不了声音的东西，在寂静中，清清楚楚地听到了。

发出这些动静的主人，……在附近吧。

就在，那里。

虽然就在那里，但是他看不见。

因为隔着一扇门。

这次，真的听见了一声叹息，全身都吓得僵硬了。

而且，在那里，……，……发出这些动静的主人，……在门的对面，……抽抽搭搭地、小声地哭泣着……。

谁、……谁……。

为什么，……到我这里来，……特、特地来哭啊……。

厕、厕所的话，还有其它的隔间的吧，为什么特地到我这间隔间前哭啊……。

去那里啦，别哭啊，……到底，谁啊……！！

抽抽搭搭……，抽抽搭搭……。

那真真切切的是少女的哭泣声。

不是男生。是女生哭泣的声音。

这里，明明是男生、厕、所，……。

那个抽抽搭搭的哭声，渐渐地把他的血管从脚底冰冻……。

从脚底，感到皮肤上都披上了一层霜，……当冻到脑子里的时候，……本来没想起来的事情，现在想起来了。

抽抽搭搭，抽抽搭搭。

那边那位。请聆听悲哀的我的倾诉……。

啊，啊啊啊啊啊……！！！！

骗人。骗人骗人骗人。

爱哭鼻子同学的怪谈，骗人的吧。骗人的骗人的骗人的。

喉咙深处肿了起来，涌上来窒息般的感觉。

脑袋里咕噜噜地转着，两只眼睛都翻起了白眼。

这，是开玩笑啦，玩笑玩笑。

好笑，我很恐惧，好笑好笑，不得了不得了。

抽抽搭搭，抽抽搭搭。

那边那位。请聆听悲哀的我的倾诉……。

又一次重复着那位少女悲伤的声音。

这次特别清楚。

不是只有心里听见的那种模糊不清的声音。

是心脏的跳动和闪烁着的荧光灯的干响混合在一起，……直接让鼓膜震动的声音。

尾崎稍稍发出了一下呻吟的声音，正好应答了那个少女。

觉得那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吞了口口水能耐着……。

最近诞生的，第八怪谈。“爱哭鼻子同学”。

那是在旧校舍的厕所出没的，新的怪谈的妖怪。

……别开玩笑啊，这，不是旧校舍吧，搞错出没的地方了吧……。

他并没有把这些从嘴里说出来。只是，只是嘴微弱地一张一合地反复而已，就像渴求空气的金鱼一样。

而且，有一条规定。

当爱哭鼻子同学说请聆听悲哀的我的倾诉的时候，……不能回答她。

这样也就看不到你。

在爱哭鼻子同学离开之前，……什么也不要应答，必须一直忍耐着。

如果不遵守的话，……会被杀死。

柔弱的响着的只有哭声。

他的本体，将遇到不幸。

之后，……被像腐烂的大树一样的又粗又扭曲的两条手臂紧抱着，……碾碎全身的骨头，被杀死……。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尾崎两手塞住了自己的嘴巴和耳朵。

快不能保持理智了，用右手捂住嘴巴，控制住想恐怖的叫喊。

然后左手堵住耳朵，不让爱哭鼻子同学的哭声传进来。

所以，右耳空着。

所以又用力地堵进了他右耳深处。

但是，……无法抗拒爱哭鼻子同学的声音渗入耳朵……。

尾崎君。

啊，……啊……啊啊啊啊……，我，……我的、名、名字……！！

爱哭鼻子同学，确实叫了我的名字。

她知道我，她看得见我。

她知道我在这里……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为什么尾崎君要欺负女孩子呢……？”

欺负是啥啊，是啥啊……！！

“……一直，……欺负榊由香里吧……？”

为、为什么她会知道这种事呢……？！

果然来报应了啊，这是报应啊……！啊，如果没做那么过分就好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不要，再，欺负她了……”

“唔，……唔，唔，……！！！”

无法思考的尾崎，差点从嘴里应答出声来。

他马上咽了回去。

但是，……差点发出来声的时，……一盏亮着的荧光灯的光线，留下一声破裂的声音，消失了。

……哎？什、什么？什么啊，接下来是什么啊……？

像碾压的，……或者说像扭曲的。

轻微的声音，扩散到了整间厕所。

那是碾压着门、窗、金属、瓦片、水龙头、镜子的声音。

那是很静很静的威压。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

但是，……如果没有门的话，……在触手可及的眼前的门的对面，肯定有什么在施放着这威压。

虽然他心情很差，但发出着寂静而又令人恐惧的声音，……施放着威压。

正因为这黑暗，他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相反地，正因为什么都看不见，……他才知道会发生什么。

因为，……他算是应答了啜泣先生的提问。

他知道，啜泣先生会……，变成很恐怖很恐怖的、怪物般的少女的样子……。

仅凭微弱的怪声和动静，清清楚楚地了解了这黑暗……。

这就是根据。

你听。……已经，不再是微弱的声音了。

“再，欺负她的话。……就没这次这么好运了……。”

唔唔，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即使如此也在忍着不叫出声来。

尾崎用双手堵住嘴巴和鼻子，一直在摇着头。

滴滴答答洒着莫名的液体，一直点着头。

在旧校舍厕所的隔间里。在那黑暗中。

尾崎斗鸡着双眼，遮着嘴巴和耳朵，一直在点着头。

滴滴答答流着汗水、眼泪和鼻涕，不停地用头撞着墙壁，一直、一直在点着头。

……这就是，注意到旧校舍的楼梯口开着，为了看看发生什么而前来巡视的老师，发现他的时候的情况。

为什么这种时间在那种地方，一个人待在黑暗中呢。

他回答不了。

毕竟，连他为什么放学了还要回到学校来也无法说明。

……因为。

他反复说着“弄丢了弄丢了”的钥匙，……很一般地在他的口袋里。

老师也知道“啜泣先生”的怪谈。

这件事情被其他学生知道了的话，传开来肯定会扩大骚动吧。

况且被教导主任知道了，一定会变成追究责任的麻烦。

所以，老师不再追问尾崎，放了他。

虽然不知道今天晚上在这里看到了什么，……但是老师提示他绝对不要说出去。

他背后有双眼睛一直盯着他……。

“……呵呵呵呵。”

“彼岸花同学……。什么时候来的。”

“早来了。从毬枝的狩猎开始的时候就来了。”

彼岸花轻轻地笑着，坐在屋顶的栏杆上，飘动着又长又美的冰冷长发。

毬枝越过栏杆，盯着走出校门的尾崎的背影……。

“这样的话，由香里不再受欺负就好了……

“放心。……校园妖怪序列第8位的‘啜泣先生’，已经给了把他魂魄粉碎的警告了。就像现在看到的那样。从明天开始，暂时没有去欺负别人的气力了。……呵呵呵呵。”

“我，只是警告他而已。才没有说要把他魂魄粉碎呢。”

“只要这样牙齿用力咬下去……？呵呵呵呵。毬枝的狩猎也很有趣嘛。我的相对看来有点无聊了。”

毬枝还不明白妖怪们的狩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他希望发生在由香里身上的欺负，稍微能好转一点。

即使这么做。

果然，彼岸花也注意到由香里了。

毬枝抚了抚小小的胸脯。

像早就看穿了他的心思一样，彼岸花轻轻地笑着，轻盈地飘了下去。

“真的很美味的样子的孩子呢。那个，叫榊由香里的孩子。”

“彼岸花同学。”

“什么？”

“请不要对由香里，出手。”

“哎……？……要起舞的彼岸花看上的猎物，让出来？”

彼岸花没有回头说道。

毬枝，在栏杆前面，也没有回头说道。

“……让出来，并不是在命令你。”

“哎。……那么，是作为朋友的，请求？”

“也不是。她不适合你。”

“那个，什么意思？”

“由香里，……不适合作为你的猎物。”

“哎……？”

彼岸花慢慢地回过头来。

她的表情，……没有感情、没有慈悲，完全如人偶般。

那双眼睛比冰锥还要冰冷，还要尖锐。

不对，这不是活人的眼睛。……她的眼睛里只是嵌入了人偶的眼珠而已。

一阵风吹过打乱了长长的头发，给她的表情又增添了一份怪诞。

之后，……她的嘴唇，如刚刚新月过后的月亮一样，……嘿地一声，笑得勾起了一条弧线。

“……呵。不错嘛，毬枝。你不仅是我的朋友。……也变得可以妨碍我了呢。”

“我没想过要妨碍你。我只是说由香里不适合做彼岸花同学的猎物。……因为。你不是说，你的猎物是那种自己选择死亡的、懦弱的灵魂吗。”

“那孩子不是这样吗？”

“嗯。由香里是真正坚强的孩子。从失去母亲的悲痛中振作起来。确实现在被欺负着，身心受到了打击。但是，这只是现在而已。她一定会重拾勇气，振作起来。”

“呵呵呵呵呵。那么，在她振作起来之前就唆使她，好好调理这料理才行呢。”

“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由我，啜泣先生来保护她。”

“呵、……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一直优雅地笑着的彼岸花，终于忍耐不住，张大嘴巴笑了起来。

“你要保护那个孩子？”

“是的。如果尾崎君和他的朋友不再欺负她的话，……就可以了。”

“……呵呵呵呵。……毬枝真的太有趣了。”

“……”

“让我好好观赏下。……啜泣先生的毬枝，能做到什么，能做到什么程度呢。”

彼岸花转了一圈让裙摆飘起来，不见了身影。

尾崎的身影，早就已经在夜晚的黑暗中，……不，在学校外的光明中消失了。

毬枝一个人在夜晚的学校中，祈祷着从明天开始由香里的命运能稍微好转。

……可是。

彼岸花在笑什么，明天就马上可以知道了。

尾崎确实像变了个人一样，不再欺负由香里了。

可是，其他的欺负人的孩子，还是老样子。

尾崎身体不舒服，让他去吧。

所以今天，就我们来欺负榊玩吧。

于是最后。

对由香里的欺负，什么都没有改变。

至少，想相信去掉尾崎一个人，就能拯救由香里。

可是，那样不可能救得了她。

代替尾崎至昨天为止的粗鲁行为的是，其他的欺负人的孩子。

与之结果。

毬枝做的一切，成了大海里的一滴水般渺小。

不，就如昙花一现一样……。

午休。

尾崎呆呆地好像换了个人，趴在桌子上心不在焉。

对面在由香里的作为上乱涂乱画的，是一直欺负她的那些孩子们。

……尾崎确实遵守了与啜泣先生的约定。

就和在旧校舍的厕所约定的那样，不再欺负榊由香里。

然而，也没有劝说他们停止欺负行为。

毬枝觉得如果这么提醒了就好了，有点小小的后悔。

不对，即使尾崎这么说了，……对于由香里的欺负，会更加变本加厉的吧。

……也许，想得太简单了。

欺负榊由香里是他们共同的乐趣。

当然，不可能是因为尾崎以此为乐趣，同伴们就跟从他这么做。

尾崎一个人从这娱乐中脱离出来，……欺负着她，远望着她嘲笑，这样快乐的教室的氛围一点都没有改变。

……仔细想想，欺负一直是这样的。

环境促成了欺负孩子的出现。

所以，要让出现的欺负人的孩子消去，那是解决不了的。

回想起来，自己还是人类的时候受到的欺负，也是这样的也说不定。

只金森老师一个人不在了，我却得救了。

他如果不在了的话，又会和原先一样被班级里的男生欺负了吧。

变成了妖怪，向老师复仇然后拯救自己，现在更加理解了这样的想法是多么地天真。

彼岸花同学大概也知道。

知道“欺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就警告了尾崎这样的欺负人的孩子的一个，相信着就能解决欺负问题的我，毫无疑问是非常地滑稽。

虽然看不到她的身影。……但是一定在某处的阴影中，看着如此发呆的我，呵呵地笑着吧。

不久，结束了在由香里的桌子上乱涂乱画，欺负人的孩子们一哄而散。

人数，……总是，是四个人。

把他们四个人一个个在学校的夜晚叫出来，像对尾崎一样，作为啜泣先生来警告他们吧。

恐怕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四个人连在一起，……换句话说，只会牵扯出其它班级的欺负人的孩子的名字而已。

况且，在尾崎之后继续对四个人类以啜泣先生来警告他们，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

那是妖怪的原因。

毬枝也好彼岸花也好的妖怪们，并不是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的。

本来，在这个世界上的妖怪们，在人世间现形，干涉人世间的事情，就不得不消耗力量。

彼岸花称之为妖力。

妖力，就如字面所说，是妖怪的力量。

像彼岸花这样强大的妖怪，自然有强大的妖力。

像毬枝这样弱小的妖怪，自然只有微薄的力量。

干涉人世间的事情，不得不消耗大量的妖力。

而且和干涉的程度也有很大的关系。

在白日梦中，轻轻地对某人耳语让他听见的程度的话，就只要一点点的妖力。

可是，想要让他看到现身的妖怪的恐怖的力量的话，必须消耗大量的妖力。

毬枝，为了在尾崎面前现身给予他警告，她那点微薄的妖力渐渐地消费完了。

要想回复妖力，就必须得等到满月的时候，或者吃掉人类的灵魂等方法。

从不狩猎的毬枝，要回复妖力的唯一方法，只有时间。

对四个欺负人的孩子们一个个地警告过去的话，……目前，是不可能现身的吧。

而且她也知道，就警告他们四个人，也无法帮助由香里。

毬枝低着头咬着嘴唇。

……对自己的无力感到不甘心。

但是，谁也不会来帮助。

因为，自己是妖怪。

帮助人的，是我

我要好好地帮助由香里。

但是，该怎么做。

……不知道。

虽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不能就此气馁。

如果我气馁了，谁来帮助由香里呢。

由香里回来了。

她看见了写在桌子上的东西，一瞬间表情蒙上了一层阴影。

……一副没注意到的样子，坐了下来。

欺负人的孩子们，偷偷笑着一如既往的毫无反应，或者是咂着嘴。

但是我明白。

我明白她那无表情之下，流着多么不甘心的眼泪。

欺负人的孩子们，观赏完她的样子后，就都出去了。

我跟着他们的后面走了出去。

……这么做也确实是因为不想看到由香里悲伤的样子。

可是，即使我保护她，我除了同情以外什么也做不到。

无形中保护她不受欺负的话。

我就不得不了解更多的东西。

所以，我想了解下欺负人的孩子们的事情。

观察他们，说不定就会明白什么。

从那天开始，他们的影子，颜色有点变深了，好像有点冷气缠绕着的样子。

毬枝知道这就是附身。

偶尔有灵感强的学生觉得他们的身影有点违和感，但是谁都没有注意到毬枝的身影。

……就这样，对欺负由香里的孩子们的观察持续着……。

「贵安，毬枝。如何了？有没有找到拯救那个孩子的方法……？」

「彼岸花同学。」

「大家都在说啜泣先生在寻求下一个猎物，跟踪着悲哀的牺牲者们呢。……觉得你明明要妨碍别人的狩猎，自己却好好地狩猎着呢。……呵呵。尽是嘲弄。」

彼岸花从一开始就知道了。

知道即使警告了欺负人的孩子的老大，欺负并不会结束。

还以为毬枝会绝望，她却很有耐心地跟着其他欺负人的孩子的后面。

由于欺负，对生活抱有过绝望的毬枝。死后再次挑战欺负这个问题，她会怎么抗争呢。彼岸花饶有兴趣。

「不是说得不错吗？欺负，被欺负的一方本身也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和由香里不一样。」

「呵。说得很果断嘛。」

「嗯。因为她为了不被欺负，正在努力。」

由香里正在努力。

不让欺负的孩子们感到有趣，一直无视着欺负。

知道曾经被人指点说衣服又脏又臭起就开始了欺负，现在即使干净了也还是这么觉得。

由此衍生，欺负她早就已经没有什么理由了。

可是，她被烙下了受欺负的孩子的烙印。

所以，无论现在的她怎么样，她还是继续被欺负着……。

「所以，彼岸花同学所说的，被欺负的孩子那一边的原因，由香里的话是没问题的。」

「那么问题在……？」

「……欺负的那一边。」

「呵呵呵呵。……不体谅别人或者是不理解别人的痛苦？在这所学校的建成的几十年间，听过好几次的话了呢。」

「……不是，不是这样的。……他们只是纯粹地有点，奇怪而已。」

「哎……？」

「请看着那边的教室。」

「和平时一样，榊由香里被欺负人的孩子们纠缠吗……？」

「不是。今天由香里请假。」

今天得了感冒，她缺席了。

班级里也流行着感冒。

这本来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事实上，她缺席也是可有可无的事。

没有榊由香里这种被欺负的孩子的教室里，能看见什么呢。

彼岸花提起了点兴趣，看向毬枝所指的方向。

嘎。

嘎嘎嘎。

窗帘被不断地、粗暴地踢着。

欺负人的孩子聚集在教室的一角，沉默地重复着这个动作。

男生为了好玩，把手里的东西当作沙袋，并不是什么稀奇的景象。

……可是，他们没感到什么好玩的。

很不高兴。很不高兴。

心烦意乱，十分焦躁。

这种情绪变成了沉默的暴力，击打着窗帘。

「……一点也不好玩……。」

「不好玩。」

平时的话，逗弄榊由香里，或者在她的座位上恶作剧之类的。

可是今天，她今天请假。他们没法这么做。

他们公然抱怨着。

抱怨着为什么不对他们说一声，榊由香里就随随便便请假了呢。

「真的好无聊。耍不了榊真的无聊得要死了。」

「说起来那家伙，一点先兆都没有就感冒了呢。真没想到呢。」

「……那家伙不再在真无聊。怎么说呢，最无聊了啊。」

「就算现在去医院对她说快来学校也不行啊……」

「快点来让我们欺负啦。我们快无聊得要死了。」

「混蛋榊。傻X榊。臭死了，别过来，可恶可恶。」

一边说着别过来。一边叹息着她不在而纠结的不爽。

一边很不爽地骂着窗帘，一边轮流不停踢着……

「呵呵呵。……就好像，欺负中毒的吸毒者一样呢。」

「……是的。我也这么觉得。」

「欺负是在社会上一种确认自己地位的行为。所以，不经常欺负人的话，就会对自身的地位感到不安。……所以人们，不想被欺负。」

人类虽然经营着社会，但还是脱离不了欺负这种动物的本能。

彼岸花发表着自己的主张，毬枝并不这么觉得。

人类和动物不一样什么的，从没有这么天真的想法。

……纯粹地，只是觉得有点违和感。

他们确实把欺负由香里作为了日常的行为。

那是对于他们来说在这个地方，最快乐的游戏。

那么，由香里不在的时候，就去寻找下一件快乐的事不就好了吗。

可是他们没有这么做。

在其他的男生们，有的来回走着，有的打闹着的时候，他们一副不高兴的样子聚集在一起，很不爽地踢着窗帘。

嘎。

嘎嘎嘎。

他们还是很不高兴地踢着窗帘。

并不是因为好玩才这么做的。

他们就好像，除了欺负就找不到其它任何的快乐了一样。

毬枝发现了这一点。

「因为，欺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么，没收了这份快乐，即使会变得中毒也不奇怪吧？」

「………我觉得很奇怪。……退一百步讲，即使欺负是件快乐的事。……那也是仅限此处的事。在这种由香里请假的时候，欺负不了她而一整天不爽什么的，……我觉得这有点奇怪。」

仅仅是一天。

只是因为不能欺负女孩子了，就这样很不爽什么的，太奇怪了。

「不是哦。………毬枝觉得奇怪的话，就这样不就好了吗。呵呵。我觉得怎么样都无所谓啦。……不早早逼迫引诱由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吗。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煮熟她，到时候也分一点完美的被欺负孩子的灵魂的羹给毬枝哦。那一定十分好吃。呵呵呵呵呵呵………。」

彼岸花只留下笑声，融入阴影中消失了。

可是，毬枝不能接受。

他们对于欺负的态度，怎么也看不出他们只是玩玩或者开玩笑的样子。

他们确实和彼岸花说的一样，好像欺负中毒的吸毒者。

欺负，有这种俘虏人的魔力吗…？

………我相信没有这回事。

虽然彼岸花同学嘲笑人类无法从动物欺负的本能逃离。……我却相信不是这样。

人类不可能天生看见了别人厌恶的表情还觉得高兴。

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执拗地每天重复欺负呢。

然后，为什么被欺负的孩子不在的今天，会变得如此地不爽呢。

……一定，有什么原因。

他们对欺负如此中毒的，理由。

只要弄明白了这一点，不就可以帮助由香里了吗。

……毬枝坚信着。

「这不是尾崎君吗。身体如何？」

「暂时，好像没什么活力。」

「……嗯。感冒啦，感冒。」

被毬枝威胁后，暂时没有活力的尾崎，最近也渐渐地恢复原来的样子了。

不用到下个星期，就会变回原来的他吧。

对他来说虽然有着无法忘却的恐怖体验，但那也不是什么要死人的威胁。

虽然还有不想回想起来的事情，而且对谁讲都不会明白，也不可能想被别人认为自己是胆小鬼。

也就是说，短短几天，仅仅显示出了让他远离由香里的效果。

可是毬枝并没有灰心。

为了帮助由香里，必须去弄明白他们的异常行为。

毬枝静静地竖起耳朵，站在他们的后面……。

「榊还好啦。……去年不是还要厉害吗。」

「啊……，去年啊。」

「其实。虽然榊一直忍耐着，但还没有满足呢。」

「我对榊无视我们的行为感到恶心。」

「她很固执地不给我们反应呢。……但是，…去年那件事。」

「……那个傻女人，为什么随便就出事故死了啊。」

这件事以前也听说过。

他们去年在班级里好像在欺负谁的事情。

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孩子就好像出事故死了的事……。

「那个一直说“看呀”的家伙。……死了啊。」

「……耍那家伙各种各样都很有趣呢。」

「榊也是，再整几下就可以变得有趣呢。」

「榊是代替不了三隅的啦。」

「代替不了呢……。」

「那家伙，一个个反应过去很有趣呢。」

「是啊是啊。」

「打她还会叫什么的。」

「嗯嗯。果然有被欺负孩子存在呢。」

「榊这边，训练还不足呢。」

「训练她一定很有趣。」

「嗯嗯。三隅，不是渐渐变得有趣的吗？」

「就是啊。三隅，比起说是欺负，……是什么呢？一起玩的感觉？」

「嗯嗯。虽然对不住三隅，但是那家伙也很开心啊？话说，很容易相信别人呢。」

「是啊，那不是欺负哦。因为三隅，绝对也很开心？」

「被我们戏弄，那家伙绝对也很高兴。」

「那种生性阴郁的家伙，我们不和她玩的话，不是会孤独而死吗？」

「嗯嗯。那家伙绝对，和我们玩感到很高兴。」

「怎么可能。被喝下用抹布滴过脏水的汤汁，怎么可能高兴！」

「「「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和她比起来。榊都没感谢过我们和她玩呢？」

「没有没有。那家伙添了很大的麻烦呢。」

「我们不和她玩的话，她既臭又脏，本来谁都不会理她的呢。」

「就是啊，榊都不感谢我们呢！」

「得让她知道感谢我们不可呢。」

「从明天开始，得让她好好理解，要教育教育她呢。」

「得教育教育她！」

「「「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过分地欺负她，说她没感谢什么的。

对毬枝来说，简直是要堵住耳朵不想听的粗话。

他们虽然心情不错地笑了一会，……不久又恢复了不爽的样子。

他们会在明天由香里来学校，再次欺负她之前，一定会一直是这不爽的样子吧。

毬枝从他们旁边离开，稍微整理了下思绪。

首先，是去年他们欺负的女学生的事。

那学生，好像因为被他们过分地欺负，出事故死了。

稍微有点在意……，和他们所有人去年欺负她有关系吧。

一般来说，欺负是在自己班级里发生的。

特地去欺负其它班的孩子这种事，还没有听到过。

那么，……他们欺负人的孩子的所有人，去年也是一个班级的吧。

这所学校，升级的时候是不换班级的。

由于一个年级有很多班级，在新的班级里，几乎没有见过面的事也不稀奇。

因此，以前一直是一个班级的人玩在一起，在这所学校也不是稀奇的事。

「………原来6班的孩子们，真是粗暴呢。」

「总是欺负榊呢。」

「榊也好可怜呢。呵呵呵呵。」

毬枝听到女生们看到不爽的他们的样子悄悄说的话。

毬枝靠近她们那里，把耳朵侧过去。

「喂，你知道吗？隔壁班级前有很大的骚动呢。」

「啊，是说被欺负的那个女生，跨过栏杆掉下来死了那件事吗？」

「不知道怎么想的。喳喳喳喳。」

「那个。欺负人的女生们，大家好像都是原来6班的人。」

「啊，好像听到过什么。原来6班有很多欺负人的学生的传闻。」

「老师也说呢。为什么6班的孩子总是出问题呢。」

「不要啦。为什么？6班是坏孩子聚集的地方什么的？」

「……喂，你还记得吗？去年，从屋顶上掉下来死了的那个6班的女孩子的事……。」

肯定是叫三隅的那个少女的事了。

虽然变成了所谓的事故，但是欺负人的当事人们，相信这一定是被欺负了的自杀。

确实，从房顶上掉下来的事故，……是件不自然的事情。

屋顶既不是上课要用到的地方，学生出入也是禁止的。

就算能到达屋顶，也被并不算低的栏杆包围着。

从那里很不小心地出了事故，掉下去什么的，确实很难想到。

想起了彼岸花唆使那孩子自杀，毬枝虽然奋力劝说不要跳下去，但她听不进，从屋子上纵身而下的那个女孩。

那个少女也是，自顾自地爬上栏杆，从那里跳下去。

即使稍微有点不小心，怎么也不是很容易跨过去的栏杆。

那么，果然。

……原来6班的被欺负的孩子，三隅同学是，…………自杀……。

「屋顶是禁止出入的呢。出事故掉下去什么的，不可能呢。」

「不可能。怎么可能。传闻那是担心欺负而自杀…。」

「学校对外声称是事故呢。」

「那个死掉的孩子。……好像被全班在欺负？」

「全班？」

「嗯。全班。」

……被全班，欺负？

毬枝怀疑自己听错了。

当然，在聊天的女生们也一样。

一般来说，欺负人的孩子只有几个人。

全班那么多人在一边看着，或是在一边鼓吹，……那已经不是欺负了。

全班，主动来欺负她……？

「嗯。6班所有人好像都在欺负她。真是的，围殴一样。」

「………………………………。」

「……但是，看到尾崎君他们就知道了呢。原来的6班，为什么，这么喜欢欺负。」

「就连现在，因为欺负不了榊，无聊地踢着窗帘呢。」

「欺负人有这么好玩吗。」

「那些家伙，不是一直说么。去年那个女生，是欺负得有价值而最快乐。说榊让他们不够满意。」

「那算啥，就因此而欺负人真过分。呀哈哈哈哈哈。」

听到这里，毬枝从她们旁边离开。

在向阳的地方，妖怪的身体感到有点吃力。

进入阴影中，把听到的内容再整理一遍……。

去年。他们6班，应该发生了什么吧。

然后，原本6班的学生几乎全变成了欺负人的孩子，被分配到了各个班级里的样子。

要了解他们执拗地欺负由香里，……就必须了解他们原本的6班。

他们，真的只是普通的欺负人的孩子吗…？

彼岸花和其他班的同学都没有想更多。

可是，毬枝不能接受，进而决定去调查一番。

在还有没帮助由香里的办法的现在。打算能做到什么就做什么。

从那天开始，毬枝从教室消失了。

在查明原因之前的这段时间，只祈祷由香里忍受住欺负，不要听信像彼岸花一开始那样的妖怪们的轻语……。

但是。

毬枝没想到，连由香里也想像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对她的欺负，突然打上了一个终止符……。

背景をリセット

?－?－?－?－?－?－?－?－?－?－?－?－?－?－％

前几天的感冒痊愈了，……我再一次，回到了学校。

以前，讨厌缺席的第二天的学校。

在自己不在的一天里，什么都发生了改变，这样不就只丢下了自己一个人么那样，感到害怕。

那么，这次也一定没有快乐了。

不对，或者说会有不幸吧。

我休息的，仅仅一天的时间里，我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改变。

这样的日子一点都没改变，……仅仅是被他们纠缠捉弄，一天结束后身心俱疲的日子又开始了。

今天上学了，还是被说“好臭好臭”“别靠近我”戏弄了。

……今天，明明一点都不臭。

但是他们捏住鼻子，好像我真的散发着恶臭一样，嘲弄着我…。

………不能作出反应。

我如果作出反应的话，他们就会觉得很有趣。

他们应该看到我没有反应，就不会觉得哪里有趣了。

他们因为我是人类所以才欺负我。

我不说话，不作出反应，像石头一样的土地爷那样的话，他们应该也就不会欺负我了。

……我是，石头。

相信着我是石头，……度过今天漫长的一天吧……。

至少今天早上，我完全没想到今天以后的日子开始和以往不同了。

「今天，给大家介绍新的朋友。……来，进来吧。」

宣告着早上的班会开始，老师唐突的一句话，让班级里沸腾起来。

什么，转校生。

这个小镇有大型的工厂和公司，因为父母的原因，无论什么时候，都会有频繁的转校。

所以，其他学校这个时候有转校生很稀奇，但是在这里就不足为奇了。

即使如此，转校生还是个稀有物种。

教室里陷入了一片混乱。

「………大，……大住玲子…。……请，请多关照……。」

由于不擅长在人前说话的性格吗，还是太紧张了呢。

用自己都听不见的声音作起了自我介绍。

脸色苍白，……要说像人偶一样的孩子，不如说是柔弱的孩子的印象。

虽然她努力展现着自己充满活力的一面，反而强化了她柔弱的印象。

「既然转校生来了，那就换座位吧。眼睛不好的人先和老师来说。」

为了换座位特地抽了次签，所有人都随机换了座位。

我的位子，还是原来那列的前面第2个。

在我前面，转校生坐了下来。

「……那，那个，……请多关照……。」

「请、请多关照。我姓榊。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尽管问我吧。」

「……不懂的地方……。其实，我连来学校的路都，还……。」

「那么，今天怎么回去？」

「那个………。……其实，……没什么自信……。……嘿嘿嘿……。」

虽然她努力说得很轻松，然而，却没有一点活力反而觉得好累。

本来，她就不是有活力的那种性格吧。

但是，在以前的学校肯定因为这样过的很累。

所以借着转校的机会努力改变自己……，可是，仅仅对话了几句，我就发现了。

但，我知道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那就是，她不是会欺负我的坏人。

她恐怕也是这么想的吧。

我们，马上就成为了朋友。

我真的很久没有，享受和朋友一起回去的快乐了。

「你在四区呀。我们住得很近呢。」

「……真、真的帮了大忙了……。……我还以为一个人，……回不去呢。……嘿嘿嘿…。」

「你叫大住玲子同学，吧。……从今以后叫你玲子可以吗？」

「哎，………啊，……可、可以……。」

「不用这么拘谨啦。我又不会欺负你。……相反地，我是被欺负的那一方。」

「哎，……啊，……我也，……是被欺负，……的呢。」

「哎？……是吗？」

这么说着，稍微有点察觉了。

感觉到了除了同为被欺负的孩子才能明白的、类似波长一样的东西。

玲子在以前的学校也被很过分地欺负着。

我被同学们说又臭又脏，也一直被欺负着。

我如实地说出了事实。

「哎，……那么，榊同学也……？」

「嗯。……我们都很辛苦呢。」

「…………好可怜…。」

「真讨厌。为什么每所学校都会有欺负呢。」

「一定是没办法的啦。」

「什么没办法？」

「……人类不就是为了生存下去而杀掉动物、拔掉植物来进食吗。……动物和植物都不杀的话，人类就活不下去了。」

「那个，……为了活下去是没有办法的啦，……欺负就……。」

「……我，一直这么觉得。……欺负，一定有着什么营养吧。」

「哎，……营养……？」

说出这种意想不到的话的玲子的表情，虽然笑着，但有点些许的寂寞。

「人类是经常感到不安的生物。……一不注意自己是否比谁差了就会不安的生物。」

「………………………。」

「当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待到身边比自己差的人旁边，给自己自己并不差的感觉的话，……不就心里满足了，冷静下来了么。」

「……我觉得这就是，补给心里缺乏的营养。那个，………就像山羊为了补给盐分，而去舔石头那样的感觉…。……嘿嘿嘿……。」

「真的有，……那样的营养吗……。」

「我觉得有哦。……因为，我们。……如今不是正在感受着么？」

「………哎？」

玲子这么说着，转过被夕阳染红的脸。

夕阳很耀眼，看不见她现在是什么表情。

「……首先，我要道歉。……我刚才从榊同学那里听到你也是被欺负的孩子，……心里感到很安心。………说不定，榊同学也一样吗？」

「…………那个……，………。」

差点想说出否定的话，嘴巴马上咽了回去。

确实我也这么觉得。

听到玲子也是被欺负的孩子的时候，……心里很放心。

为什么会放心？

因为遇到了理解自己境遇的人？

有点不同。

………因为能够确认了。

至少。……确认了自己不是班级里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以前，老师这么说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我也被父亲说，还有比我们更贫穷的人，所以不要说些任性的话。」

「看吧。……那也就是说，就是这样呢……？」

看见了比自己差的人，自我得到满足的行为。

明明以前还听过更多大道理，………被玲子这么一质问，还真是复杂的感觉…。

「我觉得我们这种被欺负的孩子，……就是那个“下”的角色。也就是说，知道我们的存在后，……班级里的同学们，自我得到了满足。」

「……所以我们一定，……是给那样的同班同学心的营养的角色。」

「……………………………。」

「……我并不想成为被欺负的孩子。……但是，一旦被赋予这角色的话。……为了完成它，……班级里的所有人的角色，不也成立了么。」

我觉得这是辩解。觉得成为了被欺负的孩子，大家的角色也就成立了什么的……。

可是，也明白不这么想不行的她的心情。

玲子在之前的学校一定被我还被欺负得过分吧。

最后肯定到达了悲伤的达观境界。

「……我大概。……即使在这所学校也会被欺负。」

「不会啦……………。」

但是，但是我作为被欺负的孩子的感觉告诉我。

……她在这所学校，一定也会成为被欺负的孩子。

无论她如何圆滑处世，……或者说她那么做的话，更显出了她是个被欺负的孩子的感觉。

「……再被欺负的话。」

「……………………。」

「那个时候。

……就想着到了这所学校也成了同班同学的大家的心的营养吧。」

「……心的，……营养………。」

「嗯。心的，营养。…………榊同学也一定有着很多到今天为止很痛苦的回忆。但是，因此，也补给了很多同班同学心的营养」

「……他们虽然谁都不感谢，……但是你的存在却给了他们重要的心的营养。」

「………………………。」

「即使谁也不感谢。………神会感谢你的。」

「神……。」

「嗯。……学校的，神。」

这可真是，………全新的想法。

只有那么一点点，……感觉到了至今为止的辛苦的日子的回报。

我一直，对欺负抱着悲观的情绪。只有悲观。

其实，是同班同学的心里的，……角色什么的。

很难马上接受的想法。

……但是，她的话语一直在我的胸中回荡。

「呵……。……所以说，榊同学应该是那个心的营养必不可少的。」

「我，也没有………。」

「榊同学也是人。……也应该需求心的营养。……那个时候从我这里汲取哦。嘿嘿嘿………。我是全班所有人的心的营养。」

她很悲伤地，笑了。

……我在想。她是多么可怜，心中多么美丽的孩子。

我们，从今以后会如何呢。

我，……至今为止没任何改变，还会继续被说“好臭好臭”地欺负吧。

她，……在新的学校，能前往新的生活吗……。

只能祈祷从她内心透露出的被欺负的孩子的隐约的感觉，不要被同班同学注意到了。

这一会儿的时间，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

我还是那个被欺负的孩子。

玲子因为腼腆也无法融入集体，一如既往地，还是一个人。

想着那样的日子一定，毫不改变地会继续下去，然而在某一天。

唔哇————————！！

咣当一声金属的声音，惨叫声也一起爆发了出来。

「没，……没事吧？！玲子……！」

「……啊，……啊痛痛痛………。」

「你在干啥啊，大住？！？！」

「呜哇————，这，该怎么办啊？！」

我们是一个班的，所以吃饭的准备也是一起的。

今天吃咖喱饭。

谁都喜欢的，很有人气的菜单。

从手推车上把放入咖喱里的勺子取下来，正在推车的玲子被什么东西绊倒摔了一跤。

里面装的咖喱全部打在了教室的地板上，……她像盖在上面一样，悲剧地摔了。

「玲，玲子……，能站起来吗……？」

「……啊，……啊痛痛痛……。」

「你在干啥啊，大住…！这，……该怎么办啊？！」

「对，……对不起……。不小心摔了一跤……。………嘿嘿嘿……。」

「嘿 嘿 嘿，………嘿你妹啊！！！」

饿着肚子沮丧的男生们，一起骂起了玲子。

玲子有时候在句尾加上的笑声，让他们很恼怒。

她趴在散了一地的咖喱上面，……还仍然嘿嘿嘿，嘿嘿嘿嘿……不停地讨好地笑着。

……想要骗过他们的愤怒不停重复的笑声，虽然结果有点火上浇油，但很讽刺地，有点可怜。

她可爱的衣服上，……从上到下，沾满了咖喱，真的是很惨的样子。

看着那样可怜的样子，难以置信抱有同情心的，好像只有我一个人。

这样的就餐事故，是很少发生的。

于是，去别的班级稍微分了点吃的。

可是，这天运气不好，由于上节课下课晚了，我们班级的就餐准备慢了很多。

……因此，即使去别的班级，也已经分完午餐了，几乎分不到东西了。

收集来起来的咖喱，仅仅是刚好用勺子烧起来的程度。

把这些分给全班的话，………连一勺子都不够。

就餐的时候。

那天，就像一整夜一样安静。

只能听见喀嚓喀嚓餐具碰撞的声音。

……不，其实是听得见的。

悉悉索索。叽叽咕咕。

小声说着明明全校的学生们，大家都在吃着咖喱饭，……只有我们，吃着白米饭的不幸是谁的错。

玲子就那样全身沾满了黄色的东西，衣服要崩溃了表情，一点点吃着白米饭……。

午休。

她马上被愤怒不止的男生们包围了。

「都怪你啊，快道歉…！！」

「你在傻笑什么啊，混蛋！！」

只能听见男生们生气的声音，听不见玲子的。

……可是仅仅几句话，就能想象出来。

她嘿嘿嘿的讪笑，越来越勾起他们的愤怒。

虽然想去帮助她，……但是我不可能分开男生们的人墙。

只能呆呆地等着看他们愤怒的风暴经过。

「别碰我，很脏啊…！！」

「咖喱好臭啊，会传给我的啊！！」

「那家伙真的臭死了！！就是咖喱的臭味！！」

有体操服的话也可以换件衣服，不幸的是，她今天，没有拿体操服。

所以玲子的衣服，再怎么用手帕擦拭，还是被咖喱沾满了……。

他们的愤怒不久就变成了对她可怜的样子的谩骂。

男生们不停地叫着好臭好臭，谩骂着她。

那是她在这个班级被烙上被欺负的孩子的烙印的导火索。

到昨天为止，被指责说好臭好臭的，还是我。

可是从这一瞬间开始。……变成了指责她的情况。

「玲，……玲子………。」＜由香里

「恭喜你，由香里。……呵呵呵呵呵。」＜彼岸花

突然，谁在我背后古怪地坏笑着这么说道。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玲子被欺负的时候，要对我恭喜我呢。

「为什么，……要恭喜我呢…。」

「呵呵呵。因为那个啊。这样一来，你从今天开始就不再会被欺负了。」

「这，……这种事我才不知道。」

「你不明白吗？」

「什么……。」

「应该能明白啊。因为，你在昨天为止还是个被欺负的孩子。所以，应该能明白。……被强加在你身上的“被欺负的孩子”的污名，有刺的帽子，如今从你的头上移到了那孩子的身上去了，你应该明白的。……呵呵呵呵呵。」

……我无法否定。

我知道他们这样谩骂玲子，会使他成为这个班级新的被唾弃的对象。

这些，我确实都明白。

……我知道本来在我身上的“被欺负的孩子”的帽子，现在移到了她的身上。

虽然嘴巴说不出来，……但是我的感觉能够理解。

我大概。

从今天开始，不会再被欺负了吧。

因为这个角色，从我这里移到了她的身上。

「毬枝真是个笨蛋，这么可爱的孩子。努力想着如何消去你施加在你身上的欺负。……呵呵，现在也肯定在哪里烦恼着呢。但是，那可真是愚蠢。因为，欺负是不可能消失的。」

「……你的话能明白的吧？消去欺负什么的，是不可能的。」

「…………那个………。」

「欺负，……是呢。像接力赛的接力棒那样。……只有自己在接力的话。……什么也做不到。能做到的只有一件事。等下一个人来接。」

「等下个人，……来接，……欺负……。」

「虽然对你们来说还不能理解。……一般的孩子们都明白的哦。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有时会失败，有时会被嘲笑。谁都会接到被欺负的孩子的接力棒。」

「但是，一般的孩子可不是笨蛋。这种接力棒可不想一直拿在手里。所以，马上就转手了。随便给谁。所以，不会成为被欺负的孩子。」

「……你是说被欺负的孩子，……是被强加那个接力棒的人们么。」

「稍微有点不对。……不把那个接力棒交给别人，才是迟钝的糊涂虫呢。呵呵呵呵。」

「我，……大概，至今为止一直握着那根接力棒。但是，我完全没有想过要把它强加给玲子。」

「是呢。因为你把那根接力棒紧紧地抱住了，一个人独占呢。呵呵呵呵。……但是呢，他们今天发现了比你更不错的被欺负的孩子。……对你厌倦了从你这里把接力棒拿走。 」

「于是把它……，……给了玲子…………。」

「就是这样。所以，恭喜你，由香里。幸运降临到了不肯放开接力棒的你的身上。你今天终于放开了被欺负的孩子的接力棒。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所以，恭喜你，由香里。呵呵呵呵呵呵。」

「真好笑呢。明明为了帮助你，现在还在某处的黑暗中抱头冥想的校园妖怪存在。作为当事人的你，什么努力也不做，就不知何时被转校生这小小的幸运给拯救了。毬枝要是知道的话，会是什么表情呢？呵呵，只能想象毬枝不和谐的表情，快乐地遥望月亮呢。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哎……？……那个……」

是谁在说这么过分的话呢。话说这种声音的孩子，我们班级里有么……

这么想着，我回过头，……谁也不在。

怎么可能……。

我明明感觉到了有个头发很长的孩子在。

「你好臭啊…！！」

「跪下道歉啦，跪下！」

「「「吵吵闹闹吵吵闹闹」」」

「对，……对不起……。嘿，……嘻嘻……。」

迫于男生们的压力，她再次蹲趴在地板上，衣服凄惨的模样。

……我从今以后再也不会被欺负了。

然而，……却只是增加了内心的痛楚。

……那么，……是不是该冲上去，保护玲子不被欺负呢…？

呵呵呵呵。为什么要做那么愚蠢的事呢…？

明明好不容易把欺负人的孩子的接力棒从你这移过去了。

还要特地把那根接力棒取回来么……？

又听见了刚才说话的，那个头发很长的孩子的声音。

她说得没错。

我，……会再次把那根接力棒取回来的。

然后，再变回被欺负的孩子么？

我要再次取回被转校生这奇迹从手里放开倒霉的接力棒吗…？

「那根接力棒该怎么处置呢。……继续拿回手里，再次成为被欺负的孩子吗。还是说，把它强加给某人，不再做被欺负呢。……决定这个的并不是你，不正是那个拿着接力棒的主人，那个孩子吗…？」

看不见的少女这么轻声说道。

我了解玲子的性格。不可能把倒霉的接力棒强加给别人。

她会和我一样，一直握着它吧。

于是，……她会把这认为是全班同学的心的营养。

「呵呵呵呵呵。心的营养？那孩子说了很有趣的话呢。……那么，这样如何呢？那孩子从现在起，成为了全班心的营养。……你也可以从中汲取哦。」

「你是对我说去欺负玲子吗…。这种事我做不到。」

「不主动去欺负她也可以。在一边看着她被欺负就足够了。……不被欺负人的男生们纠缠，过着充足的安稳的日子，也不是什么坏事吧…？」

「呵呵呵呵，那应该是你憧憬的、平稳的学校生活。……尽量去享受安静的日子吧。……然后时不时地看着她被欺负，沉浸在如今自己是多么幸福的生活中就好了。那就是你的心所寻求的安宁。………心的，营养。」

「……………………………。」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反正回过头去也看不见她。这一定是我做的白日梦。

可是，她告诉我的现实，是真真切切的现实。

从那天开始，……我和玲子的学校生活，大大地改变了命运……。

「不觉得臭吗？」

「臭死了，怎么教室突然臭起来了…？」

「……才，才不臭呢…，……嘿嘿嘿……。」

「好臭，别说话！！」

玲子只是刚从教室进来，男生们立刻骚动起来。

即使我进了教室，男生们也不再注意到我。

明明生活终于平稳了，我却一点都不开心。

「那么，下一个问题，……嗯，大住同学。」

「那个……，……不，……不知道……。……嘿嘿嘿……。」

「嘿你妹啊，臭咖喱！！」

「「「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玲子不小心的地方确实很多。

上课的时候老是发呆，被老师点名了回答不出问题。

还不知道接下里该干什么。

那个时候，她一定会，嘿嘿嘿地傻笑。

这让他们觉得很有趣。

……不能对欺负作出反应，她应该不知道吧。

明明她为了自己的失败友好地笑着蒙混过去。

实际上，正相反。只会让别人发笑。

「还是很臭啊，很臭呢！！」

「是，……是吗…，还，……还臭吗，……嘿嘿嘿……。」

「臭臭，咖喱臭！！说来，不是手臭，是头臭啊！」

「去洗下头啊！！你的头皮屑，有咖喱臭啊…！！」

「头，……头洗一下的话，……不，不就不臭了么……。」

「还是会臭的！！所以再快去洗吧，去洗吧！！」

「「「去、洗、头！去、洗、头！」」」

「嘿，……嘿嘿嘿嘿………，那，那我去洗了……。」

玲子在楼梯口前的水池那里，被男生包围着，洗着手。

虽然一开始说要用水龙头洗手，兴奋的他们要求洗头了。

明明应该很讨厌这样，但是为了不让他们生气，她一边苦笑着，一边慢慢地把头用水弄湿……。

「喂，用水龙洗啊，用水龙头！！」

「你每天都洗澡吗！真的好臭啊！」

「也、也许昨天没有洗……。嘿嘿嘿………。」

「这家伙，好脏！！每天都给我洗澡啊，真恶心，这家伙！！」

「喂，再认真点洗头啊！！」

……水龙头什么的，不可能洗得了头。

头发被水龙头纠结在一起，一定非常痛。

玲子的头湿透了，变得粘粘糊糊的。

男生们看了像怪物一样嘲笑起来。

……她也流畅地洗着头，一边嘿嘿嘿地笑着。

为什么还能笑呢……。

他们因为让她洗了不干净的头，说着“感谢我们吧”那样开始嚣张起来。

面对欺负，和决定无视的我不一样，她反应很激烈。

一瞬间，对她的欺负的程度，已经超过了以前我所经历的。

现在。她是班级里“很有人气”的人。

和我当时一样，不仅是一部分的男生。

班级里所有人。女孩子也好，老师也好。

玲子一出现，就把她当作傻瓜一样嘲笑她。

当然，说她是“有人气的”人什么的，是指谩骂。

但是，她不在教室的时候，就变得安静了下来，总感觉有点无聊的心情。

谁都等着大明星的她早点来学校。

无聊地、焦急地，或者说渴望地等着。

很不爽地等着她来上学。

玲子一旦出现，……“哇”地一声包围上去，每个人都谩骂着，嘲笑着……并且笑声渐渐扩大。

笑。是的。

对玲子的欺负，都聚集在一起了。

她一定毫无疑问地是班级里的“大明星”。

把笑散布给所有人，是班级里的“润滑油”。

「………呵呵呵。本来不会变得那么极端的。同学们之间有着排名，于是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摩擦。轻蔑、讨厌。……谁都知道不可能有和所有都友好相处的理想乡。」＜彼岸花

不应该存在于教室里的那个长头发的孩子，又在我的背后轻声细语……。

「但是，那个叫大住玲子的少女一个人实现了。她作为媒介，把班级里的大家融为了一体。呵呵呵呵，不觉得那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么？」

「………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吗……。」

「请好好看着。无论是班级里的同学，还是老师。……在教室里的所有人，这么融洽地在一起，有什么不满吗？」

「老师！大住同学好像昨天没有洗澡！！」

「大住。每天都要好好洗澡哦？不然会被大家说有咖喱臭的哦。」

「嘿，……嘿嘿嘿嘿……。」

「「「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每天都要好好洗澡，保持身体清洁。和老师说好了！不然会和大住那样有咖喱臭的哦！」

「「「哇哈哈哈哈哈哈！是————！！！」」」

「嘿嘿嘿嘿…………。」

「还有，大住不要嘿嘿了。不好好每天洗澡的话，你的外号要叫咖喱臭了！」

「「「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咖喱臭！！」

「嘿，嘿嘿嘿嘿……，有外号了呢……。………嘿嘿嘿嘿嘿……。」

「老师，咖喱臭，有了外号好像很高兴！！」

「不想被大家这么叫的话，不仅要洗澡，刷牙洗手都要好好做哦！知道了么！！」

「「「知道————了！！！」」」

……就好像，低年级幼儿园那样，教室里充满了快活的气息。

教室里的所有人，有着一样关心的东西，有着一样的价值观，一样的感情。

茫然地这么看着，……确实看见了叫作学校的，在异常的世界瞬间出现的奇迹，……理想乡。

但是，那个理想乡，是用玲子可怜的被欺负而筑起的台阶。

看着她凄凉的苦笑，我绝对不觉得那是理想乡。

「呵呵呵。………你是那种听见了动物的悲鸣，就吃不下肉的类型么？」＜彼岸花

「……父亲说，食物是对动物感谢，不能吃剩下。」

「动物应该不想被杀死。但是，你还是在吃肉。……虽然一边是感谢着它。呵呵呵呵。」

我知道她在嘲笑什么。

是玲子所说的，所谓的心的营养的，被欺负的孩子的存在。

那时必须的话，……我们应该一边感谢着，一边享受着吧。

就正如吃放在桌子上的肉那样。

不可能有希望成为餐桌上的肉而生的动物。

同理。

不可能有希望成为被欺负的孩子而生的人。

我既然即使听见动物的悲鸣，至今为止还是吃着肉的话。

……我应该一边感谢玲子牺牲自身的价值，………一边认同这个充满了统一感的愉快的教室。

玲子一个人承受了被欺负的角色。

这里真真切切地，是理想乡……。

「明明你也加入欺负她的行列的话，就能和大家一起每天过着快乐的日子呢。」

「……欺负人什么的，……不可能过得开心。」

「所以班级里你一个人。无法融入这个快乐的氛围，一个人孤立了呢。」

确实，如今，我也许孤立了。

加入欺负的行列的话， ……就能和大家快乐地交流了吧。

……嘲笑玲子，……和大家一起快乐。

………………………。

「好像不能接受呢。……和毬枝一样有趣的孩子。呵呵呵。」

「………被孤独强加了悲伤。……于是高高在上地以欺负那孩子为乐什么，……我果然不能接受…。」

「呵呵呵。嘛，……不能接受也好，在一边休闲地看着产生迷惑也好，不觉得这种高高在上感是由她的牺牲组成的么…？」

「…………………………。」

「而且，和你不同。被欺负到如此田地，她不也有责任么…？」

「……为什么…。」

「你在被欺负的时候。至少，不会去刺激他们，小小地努力着。」

对欺负产生反应的话，会越来越助长欺负。所以，无论多么悲剧，也不能作出反应。

我作为欺负的人的孩子的时候，唯一被允许的，最初也是最后的防卫。

那个时候，觉得即使如此也阻止不了欺负。

可是，如今和玲子的欺负比较起来，……差别很明显。

面对着欺负人的孩子，像迎合亿元的苦笑着，嘿嘿嘿地表现出好似在和她玩一样的她，很明显是在助长欺负。

「那个？不觉得是那个孩子自己的责任么？」

「…………那个………。」

「谁也不来帮助以前的你。当然了。因为保护被欺负的孩子的唯一的人，只有自己。」

以前多少次向往着。期待着谁来帮助这样的自己。

「……但是，……谁也不来帮助我……。」

「嗯。所以为了不让自己受更过分的欺负，沉默地努力着。……但是，大住玲子没有这么努力。」

「………………………………。」

「呵，呵呵呵呵呵。」

「……有、……有什么好笑的吗…。」

「只是笑你胸中萌生的小小的义愤，最终没有沉入平稳的大海中，看你纠结着我感到十分快乐而已。」

我低着头表情很痛苦。

……好像我的心思被看穿了。

我只是一瞬间，……想着为了她而做点什么。

她最渴求的东西，以前作为别欺负的孩子的我最清楚。

就算是我，也在想象中，……拨开人群，去保护她。

但是，现在这种事，……会和全班同学为敌。

无论男生女生。

同班同学所有人，现在都以欺负玲子为共同的乐趣。

欺负她，就好像傍晚时分播放的人气动画片一样。

拿出她失败的把柄，然后嘲笑她，大家现在都热衷于这个。

如果妨碍他们的话，会有什么下场，……想想就恐怖。

因为谁都会在自己动画片看得开心的时候，突然把电视机关掉，都会变得很不爽。

我小小的胸中，是否有着面对这样的全班同学的勇气呢……。

「呵呵呵。………多亏了她转校的奇迹，让你从被欺负的孩子的座位上摆脱了。虽然再次坐回去也不是什么难事，……但下次就不一定会再发生这样的奇迹了哦…？」

你不说我也知道。

我现在，假装同情着玲子，……一边欣赏着。

欣赏着我还有空闲去同情她的余地。

就这样，享受着不是“被欺负的孩子”的愉悦。

「嗯。你现在正享受着。享受着在义愤与安乐的缝隙之间踌躇的愉悦。嗯，是的，好好地享受吧。……呵呵，现在，你的灵魂越来越美味了。越来越成熟，如滴着蜜汁的果实一样…！呵呵，啊哈哈，很不错哦由香里，真的太棒了榊由香里…！！再多滴点汁出来…！！一边数着快乐的事情，一边享受着自己不是，也不再是“被欺负的孩子”的愉悦吧！呵呵呵，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快，………快 住 手 ！！！

教室里返回了安静。

嘲笑玲子的人群的喧嚣停止了。

我想都没想就说出了口。

我对自己说出来的话，自己比他们更惊讶…。

老师也好，欺负人的孩子也好，班级里的大家也好，所有人所有人，……都茫然地看着我。

茫然地……？

或者说哑然地。

明明班级里的大家都很喜欢欺负大住玲子。

为什么，……对是否有这么泼冷水的人在，一副真心不知道的样子。

看着不能理解的东西，他们一副冷淡的眼神，眼神……。

要不是老师苦笑着打圆场，我可能承受不住，昏过去也说不定。

「……是，……是呢…。榊说的对…。再这样下去，要变成欺负了…。……哈哈，哈……。………那么大家要和老师说好了。每天都要刷牙洗手哦…！」

要是刚才的话，他们一定心情很好地回答“是”的吧。

虽然有几个人干巴巴地应答了，……但是都露出了一副在高兴的时候被泼冷水的不爽。

老师一个人特地一副笑容的样子，把大家驱散了。

由香里终于从人群中解放了。

她一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表情。

和她的视线对上了。

一副“我做了什么”“刚才，发生什么了”，茫然的表情。

…………就算是我，……也不知道。

班级里在窃窃私语，不爽地声音。被许多视线盯上了。

那就是我要面对的。

明明班级里的大家，连同老师一起，为你筑起了快乐的理想乡，………为什么要随随便便地去破坏呢。………我被各种责备的视线盯着。

我们两个人在这之间的一会儿，只能呆呆地互相看着。

那天，久违的两个人一起回家。

在深红的夕阳里，久违的一起回去。

虽然刚转校来的时候经常一起回家，但从她被欺负的时候起，不由得关系疏远了。

……现在想想，那是很过分的一件事。

「对不起，由香里。……这么做的话，能更早点就好了呢。」

「……什么，意思……？」

「不加入欺负的话，自己就不会被欺负什么的，是不可能的。」

「…………………。」

「大概，我知道。我一直觉得肯定有人在远处守护着我，会来帮助我。但是没有来。」

视而不见，不能不算一种欺负。

讨厌这种消极。

「守护着却不来阻止欺负。……就和看着欺负然后嘲笑的人没什么区别。因为，欺负人的孩子，没有停手的时候，无论何时何地，一直都在继续着。」

「所以从被欺负的人看来。不来阻止的人，就和欺负的人一样。」

「…………但是，……大家，……很高兴的样子……。」

「大家也许很高兴啊？！但是，玲子不可能高兴的吧？」

「……我……，成为大家的心的营养的话……，就…………。」

「这是对玲子来说，快乐的事情么？不可能快乐的吧！」

当无法逃避欺负的时候，我选择了关闭心扉。

而玲子，……相信这是对大家好的一件事。

那是为了不去管内心的伤痛，自己欺骗自己的谎言。

玲子总是这么欺骗自己吧…？

「……但是。……不对的总是我……。……大家，也很快乐。……嘿嘿嘿…。」

「对玲子来说很快乐吗？！」

「……大家快乐的话，……我也，……很快……。」

「骗人！……算了，够了…！不要再骗自己了。」

「骗，……自己…………。」

「玲子只是强迫自己觉得快乐而已…！只是无法逃避，谁也不来帮助你……，选择了欺骗自己而已…！」

「……那该怎么办………？」

「我来保护你！」

「……保护，……我………。」

「我决定了！不再害怕欺负！因为自己不想被欺负，再也不会视而不见谁被欺负了。」

玲子呆呆地站在被夕阳染红的世界中。

我一口气把所有的感情吐露出来，……有点气喘吁吁。

……嗯。总觉得，……心里顺畅了很多。

「但是，……难得我被欺负了……。……榊同学可以不再被欺负……。………然而，……然而……。」

「是的。我确实由于玲子被欺负后，是好还是坏地，不再被欺负。」

「但是，那样我一点也不开心。因为，玲子在我面前被欺负。因为自己不再受欺负而对玲子视而不见，这绝对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不是挺好吗…。榊同学不被欺负了。……欺负是不会消失的。肯定得有一个人受班级里的大家欺负。……所以我……。」

「那很奇怪啊，我觉得根本不能接受。有个人必须被欺负什么的，太奇怪了！我不能接受，也不会承认。」

「…………榊…同学………。」

班级里必须得有个人被欺负，真是奇怪的规则。

说什么玲子被欺负了，我就不用受欺负…，就是和这种规则一样的道理。

「我是真的要不再受欺负。……不是说让谁去受欺负，然后我就可以不被欺负。我真的是很讨厌很讨厌欺负。正因为我比谁都了解这份痛苦。」

和谁被欺负没有关系。

绝对不能允许欺负就在眼前发生。

「对从没被欺负过的人来说，欺负也许是快乐的。……也许就和大家一起看电视，很高兴的样子那样」

「我知道这是多么痛苦的事情。我必须站出来。不能容许欺负的发生，发出我的声音，去奋斗。」

「………我不会再觉得看到玲子被欺负，……自己就不受欺负了真好什么的。」

「……但是，这么做的话……。…榊同学又会被欺负了也说不定……。」

「如果被欺负的话。干脆地说住手，无视他们。不让他们觉得有趣。然后，到时候就是玲子来帮助我。」

「我，吗…………。」

「嗯。下一次玲子来帮助我。当然，如果玲子被欺负的话，我来帮助你。又如果。是我们之外的谁被欺负了。我们一起，为了那孩子奋斗。」

「……奋…斗……？」

「嗯。奋斗。」

和欺负作斗争这种话，以前连想都没想过。

欺负是要忍耐的东西，是无法逃避的。

不然。

「和欺负作斗争吧。」

「……但，但是……，欺负是不可能消失的……。」

「牺牲一个人，全班就会快乐幸福吗？那是虚伪的幸福…！把谁一个人当作笑话，其余的所有人都快乐的话，那就是理想乡了吗？那是虚伪的理想乡，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绝对不允许。」

「我，……觉得成为大家心的营养什么的，……是错的吗……？」

「……………嗯。」

「……这………种事……。」

「玲子不要这样了。不要这样想了。」

她用这种想法，守护着自己，守护着自己的心。

我觉得否定它，……是件让她痛苦的事。

正是认为自己对大家有用处，……所以才忍了下来。

如果否定它的话。………会被那种痛楚击垮吧。

玲子开始浮现出大颗的泪珠。

眼泪被夕阳的光线染上色彩。

「面对欺负的时候，不要再“嘿嘿嘿”地讪笑了。那样不是只会让他们觉得有趣而已么。因为你也觉得有趣，他们会误以为这是和你玩而不是欺负你。」

「被欺负的时候果断地说“不”。最后无视他们。我会帮你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会和你在一起。所以，不用再一个人受苦了。」

玲子再也忍不住了。终于双手掩面，哭了起来。

她一直以来隐藏在胸中深处的痛苦与悲伤，……现在都满溢出来了吧。

我也，……好像被她传染了，不知何时也溢出了眼泪。

但是，我的眼泪，是热的。而且一定是夕阳的颜色。

那么，流着一样颜色的她的眼泪，……应该也是热的。

「………欺负，………肯定，……不会消失的……。」

「是呢。也许不会简单地被抹去。但是，因此。我不会再承认那种虚伪的理想乡。」

「……以欺负我为乐，……让大家幸福的理想乡……。」

「那种根本不是理想乡。因为，那只有在欺负玲子的时候才会觉得快乐。玲子不在的时候，总是一副无聊不爽的样子！就好像，不欺负玲子就会无聊地死掉一样…！」

「理想乡是，大家所有人，总是快乐地在一起，不是么？这样的话，玲子不在的话就笑不起来那样，玲子只能一个人悲伤而快乐不起来的理想乡什么的，我绝对，我绝对不会承认！」

「……大家，欺负人的时候很快乐哦……。」

「才不快乐呢！他们只是很奇怪！」

「……榊同学只是被欺负的孩子而已，……其实欺负，是很快乐的一件事……。」

「大家快乐的话，受欺负也可以吗？！这和大家快不快乐没关系。我不想承认不让谁伤心就不能成立的世界！」

被欺负的孩子，仅靠自己的力量，无法与欺负抗衡。

所以，我要帮助她。然后我们一起，与之抗争。

我终于，……轻松了。

傍晚的凉风吹来，……拂动我的头发。

总感觉心情不错。

由于今天这件事的原因，明天开始我也许会被欺负也说不定。

但是，我不会输。

我果断地斗争，因为玲子也会战斗。

我不会再次允许把某人牺牲，让剩下的所有人快乐就好的“欺负”存在。

「………榊同学，………是个不可思议的人…。」

「才不不可思议呢。我很普通的。……认为欺负是快乐的人们才是不可思议又奇怪的。」

「…………………明明、……大家很喜欢欺负……。……呜呜…。」

「欺负什么的才不快乐呢！」

「那是因为……，呜…。………榊同学没有欺负过……。」

「从今以后也绝不会欺负人。」

「所以，才不知道 欺 负 的 快 乐 呢。」

哎。

那时，突然风吹了起来。

不是刚才那样凉爽的感觉。

会让人出汗的，……潮湿的、有点微热，让人不舒服的风。

玲子还是那样双手掩面。

但是，……从那双手的，……手指缝隙间，看见了她的眼睛。

从那里，看见了漆黑的瞳孔。

……瞳孔…？

不是。

放大的、漆黑的瞳孔，……像泥土一样漆黑的洞穴，从指间，……窥视着……。

「欺 负 是 很 快 乐 的 哦……？大家很喜欢。在欺负一个人的时候，教室里的大家融为了一体。没有男生没有女生也没有老师。大家把我围住，手牵手形成一个圈。明明和大家关系变得好了。……为什么榊同学不加入呢……？」

………哎、………………啊、

「……玲、……玲子…………？」

「榊同学，为什么不来欺负呢…？明明那么快乐。明明上瘾了。明明加入的话，无论和谁都能成为好朋友…！！」

欺负是不会消失的，也不会被消去！

就和希望早上升起傍晚落下的太阳消失一样！

太阳公公消失了，人类就不能生存下去了！

大家手牵手，把太阳公公围起来，形成一个圈。

大家快乐地跳舞吧！形成一个圈跳舞吧，大家快乐地欢笑吧！！

记住这个的话！！无论谁！！都不会被忘记，都逃不了！！

「谁也无法从欺负的快乐中逃脱！！！」

「………玲、……玲子……。」

谁都逃不了，谁都逃不了。

欺负别人，大家觉得很开心，觉得很舒服。

记住的话，就会上瘾，就不会忘记！

在那时！！不欺负别人就活不下去！！

「榊，为什么不欺负我呢？！明明欺负我的话，就会让你记住作为人类最棒的快乐！！和班级里的所有人成为好朋友！和那些欺负你的人成为好朋友！！好很棒吧？！明明和大家成为朋友，欺负那个牺牲品，和谁都能成为朋友的完美的理想乡在引诱着你！！」

「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不来欺负我？！不明白不明白，我无法理解！！到现在为止，被很多人视为“受欺负的孩子”。明明被欺负的时候，大家一副好像世界末日一样的憎恶的表情！我出现后，代替了被欺负的孩子，然后加入欺负我的行列！！然而你很不可思议，很奇怪！！不允许欺负？不能接受？一起斗争？！

呼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你是……、谁……………。………………哎……？」

那时。……由香里奇怪地看着什么。

并不是眼前奇怪地笑着的玲子，……而是，她后面。

那里有着一面弯道镜。

那面镜子不知被什么撞到了。稍微有点瘪了，没有面向弯道对面，而是这边。

……在那里，映照着自己。只映照着自己。

「…………哎、………………？！」

这不可能。

站在对面，……不可能没有镜像。

然而，……明明映照着自己的样子，……只有大住玲子的身影没有映照出来。

由香里目不转睛地比对着镜子和玲子。

眼前是笑得让人毛骨悚然的她，以及只有她没有映照出来的镜子。

「真不小心呢。没想到那里居然有面镜子。完全忘了要映照出身影呢。呼呼呼哈！！」

她很简单地认同了自己的身影没在镜子里映照出来，啪地一声拍了下手。

然后，镜子里渐渐地出现了她的身影。

可是，在那里出现的，……和眼前的她不是一个人。

现在终于理解了。已经不得不承认了。

大住玲子，不是人类。

「你，你是谁……？！不，……不是人类…？！？」

「的的确确。大住玲子是不存在的…。没想到居然会被这么识破……。真困扰。……没有大住玲子的话，和你说话会很困扰呢……。」

玲子的瞳孔闪着怪异的光芒。

笑声令人毛骨悚然，……还舔着舌头。

令人不舒服的瞳孔中映出的玲子的身影，渐渐地变大了……。

和她鼻子对鼻子碰到的程度那么近…………、

「你，你是谁……。不是玲子的话，……是，是谁……。」

「你没必要知道。……你在这里被我吃掉就好了。

………呼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玲子张开双手，要吞下由香里的一刹那。

由香里被什么猛烈地撞飞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屁股摔在地上，努力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

「到此为止了。大住玲子同学。………虽然你去年叫三隅丽罢了。」＜毬枝

「嚯。还以为是谁呢，是“啜泣先生”毬枝啊。在我旁边探索的就是你么……」

一定是她保护了由香里。在被玲子吃掉之前，被眼睛少女救了。

「……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不过谢谢你救了我…。」＜由香里

「这里很危险…。她是妖怪。……而且，非常非常坏。」＜毬枝

「哪有不坏的妖怪！毬枝真是说了有趣的话…！」

「别在靠过来了。我不会把她交给你的。」

毬枝张开双臂，保护着背后的由香里。

玲子，……不，叫玲子的妖怪，看了之后耸肩笑了起来。

「……你是学校要怪吧」＜毬枝

「确实，……我不叫玲子。我正是校园妖怪排名第7，黄昏的紫罗兰…。」

校园妖怪排名第7，黄昏的紫罗兰。

管辖着学校一直以来的七大不可思议之一的妖怪。

在黄昏临近的时候总在操场玩耍的话，……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个不认识的少女加入。

虽然以为是哪个人的朋友，所以谁都没有在意。……但是一会问一下大家，那是谁都不认识的，谜之少女。

……但是，和这少女一直玩得都没注意到天黑的话。……就会失踪。

「紫罗兰同学。我调查了很多你的事。我已经都了解了。……你是如何狩猎什么的。」

「呵呵呵。」无论如何我是个没有力量的妖怪。我解决不了自己狩猎带来的各种麻烦。所以我不去寻找猎物。而是自己培养猎物！

紫罗兰的狩猎。就是欺负。

可是她不会欺负任何人。

使欺负发生，从他们衍生出的无数的欺负中，一点点地吸取灵魂。

「你去年。伪装成6班的三隅丽的转校生，……自己希望自己被欺负。为了让全班都变成欺负人的孩子。」

「呵呵哈哈哈！我流的是魔性的眼泪。欺负我的人，就会感受到欺负的魔性的愉悦…！」

紫罗兰的眼泪，有着迷惑人类，让他们的灵魂染上黑暗的力量。

欺负她的人，就会有欺负的快乐，灵魂开始堕落，堕落成欺负人的孩子。

「你用那力量曾经迷惑了6班的所有人，……所有人都成了欺负人的孩子。」＜毬枝

然后，用出事故而死欺骗大家，突然就从6班消失。

失去欺负的目标的他们，真正地沦落为欺负中毒者，升级后没改变教室的如今，也在学年里不停地到处欺负别人。

这样的欺负，削掉了悲哀的牺牲者的灵魂，……成为了献给紫罗兰的她的猎物。

「原6班的可爱的孩子们，现在还干得不错呢…！可是，1个班级40个人这种程度还远远不够呢！」

「……所以，这次用大住玲子这个名字，又想把一整个班级变成欺负人的孩子。」

「呵呵呵！还远远不够！不断地这么做，把所有的班级都一个个变成欺负人的孩子！人数就会100人、200人地扩大，升级后换班级就扩散进整个学年中！！不久就会扩大入整个学校，种下许多欺负的花朵！！我只要坐着吸取那甜甜的蜜汁就可以了！这就是黄昏的紫罗兰优雅的狩猎…！！」

「……欺骗别人，变成欺负人的孩子什么的……。……然后，到处都有欺负的事情发生…。……你有想过会有多少人悲伤吗！！」

「毬枝真是奇怪的家伙。妖怪欺骗人类有什么好奇怪的？而且就和你知道的那样，我们妖怪只能轻声细语和骗人。听信我们的话，把心出卖是人类自己的意愿！你觉得我在现在的班级里干什么？只是打翻了吃饭的咖喱！大家就聚过来，把我当作笑柄，嘲弄我！！呵呵呵呵哈哈，真的是过分的家伙们。」

紫罗兰大声笑着。嘲笑着人类的卑鄙。

虽然她的眼泪确实有魔性的力量，……但那也不是绝对的。

其实和由香里这样抗争。抗拒欺负的诱惑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一不小心。……看到别人失败就想嘲笑的邪恶的诱惑，……把灵魂出卖给了魔性。

「在学校里衍生欺负什么的……。」＜由香里

「紫罗兰因此也已经得到充分的灵魂了吧。……拜托你，别再狩猎了。」＜毬枝

「你要我停手吗。……呵呵呵呵呵，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从彼岸花那里听说了。“啜泣先生”毬枝，是个有时会妨碍狩猎的家伙。……可是，我们是学校要怪。狩猎也是自由。妨碍也是自由。无视叫我住手，也是自由。」

「…………拜托了。放过由香里的班里吧。……拜托了。」

「如果我说不呢？」

「…………就让校园妖怪排名第8.……啜泣先生来做你的对手。」

「那我认输。传闻是能粉碎全身骨头的怪力妖怪。没力气的我可能连太刀都举不起来。呵呵呵呵呵呵……！」

虽然这么说着，紫罗兰挑衅地笑了。

在校园妖怪中，确实是没力气的一类。……可是，和毬枝比高下，未必会输…。

毬枝咽口唾沫后，…………作出了觉悟。

对妖怪们用语言劝说是没用的。

用实力制服对方。只有这样，才是校园妖怪们通用的唯一的劝说，是他们交涉的潜规则。

「……呵呵呵呵呵呵。……虽然毬枝是个笨蛋，但是一旦决定的事情，就不容易改变呢。」

「彼岸花同学。」

「哎呀哎呀。贵安，起舞的彼岸花。在这种地方遇上你真稀奇呢。」

彼岸花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围墙上。

悠然地俯视着对峙着的两个人，笑着。

「毬枝。居然注意到了紫罗兰的本体呢。」

「……因为原6班的孩子对于欺负的样子有点异常。……就像这说不定是这样。」

彼岸花轻蔑地笑了。

毬枝小小地叹息了一下。……也许，彼岸花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紫罗兰的狩猎。

看着不知道这些的毬枝忙忙碌碌地奔波，一定觉得很有趣。

「明明告诉我就好了…。……彼岸花同学有时候很坏。」

「呵呵呵呵。因为，毬枝非常有趣。………那个，说起来，毬枝。虽然你好像要为了保护由香里而战斗。……真的要和紫罗兰战斗吗…？」

「………？」

「哎呀哎呀……。真是笨蛋……。那么，由香里？你不是明白吗？……把黄昏的紫罗兰，……大住玲子打败的话，明天开始会如何。」

「哎，…………。」＜由香里

由香里突然被问得不知所措。

「不明白吗？呵呵呵呵呵……。明天开始突然，大住玲子不在了的话，……你班级里的欺负人的孩子会怎么样呢。」＜スミレ

「…………难道。……真、真卑鄙……。」＜毬枝

毬枝终于注意到了。……不能那么容易地打倒紫罗兰。

「大住玲子从班级里消失的话？……欺负中毒的班级里的同学们，不是会寻求下一个牺牲品吗…？」＜彼岸花

「呵呵呵嘻嘻嘻嘻嘻……。大住玲子的出现，从被欺负的孩子的烙印中逃离的，到底，是谁呢……？」

「难、……难道…………。」＜由香里

「就是你！被欺负的孩子，榊由香里。呵呵呵呵嘻嘻嘻嘻哈哈哈哈哈哈哈！！我不存在了的话，你只会变回原来被欺负的孩子。……虽然曾经的你被原6班的人欺负，下次可没这么简单了哦？现在全班都是渴望欺负的饿狼！从明天开始，你就是被放入饿狼群里的鸡！！」

「……由香里。你每天都看着吧？同班同学所有人，是如何欺负大住玲子的。你在远处围观，……不是庆幸这不是在欺负自己吗…？」＜彼岸花

被大家骂“臭死了臭死了”，被大家嘲笑。

被老师当作笨蛋，被当作班级里的笑话……，……然后，……然后………。

「啊、……啊……啊……………。」＜由香里

由香里背上，再次爬上一股恶寒。

她不得不承认。

不得不承认看到玲子被欺负，而不是自己，太好了什么的，……心中确实有点这样的想法。

然而明天开始，……自己就会成为今天的玲子。……那种恐怖。

「不想被全班所有人欺负吧。……一起与欺负抗争？呼呼嘻嘻嘻嘻嘻！！没人和你一起抗争！一个人被班级里当作笨蛋，连老师也嘲笑你！即使如此也能抗争吗？连在原6班几个人欺负你的时候，认为只能无视的你，这次面对全班的欺负，你如何抗争？呼呼呼嘻嘻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由香里什么也不能回答……。

低着头咬着嘴唇颤抖着，……为了控制身体的颤抖，两手臂紧握在一起。

毬枝也回答不了什么。

想要帮助由香里。想要阻止紫罗兰的狩猎。虽然这些都没有动摇，……但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抗争……。

所以毬枝并不是恐怖，而是不甘心地全身颤抖。

「呵呵呵。……毬枝，你什么也做不到。快走吧。虽然紫罗兰是个可爱的孩子，……但还是比你要残酷哦？」＜彼岸花

「……我不能走的。……我不会视而不见由香里成为怪物的饵食。」

「那么和我战斗看看如何？用啜泣先生恐怖的能力，把我抓住，碾碎我全身的骨头如何？呼呼呼呼呼呼，这真恐怖！」

紫罗兰慢悠悠地靠近毬枝。

耸肩那样放开双手，……要打的话，都会说“来吧”这种台词。

……毬枝两拳颤抖着，………什么也做。

即使打倒紫罗兰。……不或者说相反。……打倒紫罗兰的话，就把由香里从明天开始投入了欺负的旋涡中……。

「怎么了？传说中的啜泣先生，应该不会对我们这种没力气的妖怪犹豫的。」

「毬枝。快走。紫罗兰比你强不止1、2倍，你不是知道吗？」

「但是，…………我不能走。我已经决定了要保护由香里。」

「………………………。」＜由香里

「……笨蛋毬枝。你是办不到的。」＜彼岸花

「呼呼呼嘻嘻嘻嘻嘻。什么都办不了吗，啜泣先生。……那么我先出手了。……饱含了对妨碍我黄昏的紫罗兰狩猎，出言犀利的勇气的敬意。」

「睁大眼睛看看。你还不了解我们的世界的残酷。」＜彼岸花

「那么正好由我来告诉你。……呼呼呼呼呼呼呼。嘻嘻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紫罗兰从阴影中，……一下子生出许多黝黑而巨大的手臂。

这些手臂朝毬枝扑来，……像来回摩挲一样，把毬枝缠住…。

「不逃跑吗？抛下榊由香里逃跑的话，放过你也可以哦…？」

「……我绝对不会抛弃，……由香里……。」

「你赢不了我的。就像不可能让欺负从学校消失一样。……无谓的反抗的代价是怎样的呢，……让我来告诉你吧……。呼呼嘻嘻嘻嘻嘻嘻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几条手臂一起扑来，一边挤压了毬枝，一边把她拖入阴影中。

那里是漆黑的恶梦沼泽。在那之中，毬枝生前被欺负的记忆，化作浓密的泥土，折磨着她。

无数的手臂，把毬枝在沼泽中粗暴地拍打着，就好像洗衣服那样，噗噗地、咕咕地、……不停地淹没她，搅拌她，然后再次拍打她。

「…………笨蛋毬枝。……紫罗兰。算是我的请求。……那孩子，姑且，算是我的朋友。」＜彼岸花

「不要。怎么说这也是黄昏的紫罗兰和啜泣先生的初次见面。初次见面的招呼，就得热情地、切身地招待…！呼呼呼呼呼呼，怎么样毬枝？！这种程度就不行了校园妖怪什么的可不合格哦？再深点再深点！深深地埋入你受欺负的记忆的沼泽中吧…！！」

……紫罗兰很固执。

对生前因为被欺负而死的毬枝来说，让这些记忆苏醒，就等于再一次杀死毬枝一样的痛苦。

她知道这些，所以不停地把毬枝沉入那痛苦的沼泽，不停地沉下去。浸泡、拍打、深深地深深地，不停地不停地。

被讨厌的记忆折磨，……毬枝翻起了白眼，眼泪和鼻涕沾了一脸，即使如此，紫罗兰还是不放过毬枝。

这是有力量的妖怪，对没力量的妖怪的欺负。

由香里看到这么壮观的场面，一屁股坐在地上，只能害怕得颤抖着…。

不久……。

紫罗兰终于把满是眼泪和鼻涕、如同死尸般不停痉挛的毬枝，……放在了路边。

经受了固执的紫罗兰的酷刑，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她很固执，就连彼岸花在途中都走了。

由香里奔向为了保护自己而成为牺牲品的她旁边，摇着她的身体。

「……振作…，振作点……！」

「………………对不起…。我什么忙……也没帮到……。」

「不……，谢谢，……为了我战斗……。」

「不要认输……。绝对…………。……………………。」

毬枝说不出话来了。

完全丧失了妖力，她的身体像雾一样消散…。

「这样的话目前，不，是怎么也……！不会再想着要妨碍我了吧…！」

「……好，……好过分的人……。」＜由香里

「毬枝为了保护你牺牲了自己呢。……呼呼呼呼呼。这样的话我就决定了。我从明天开始马上消失。从明天开始，班级里被欺负的孩子就是你了，榊由香里…！！」

等同于宣告死刑一样，由香里感觉到全身的血液在被抽掉……。

「沉浸在我的魔性中的班级里的40个欺负人的孩子们，明天垂涎欲滴地等着你来学校…！！很期待吧？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与欺负做斗争？这种笑话，还能从你嘴里说出来吗…？」

「…………………………。」

「榊由香里啊。屈服与我，发誓明天明天开始欺负大住玲子。」

「是，……是对我说，加入欺负的人那些人，……之中吗……。」

「是的。这样的话，我就不消失，从明天开始我继续班级里被欺负的孩子也可以哦……？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纠葛折磨着头痛的由香里。

……不欺负别人的话，就会被欺负。……这就是，学校的天命。

明明不想被欺负，自己不去欺负。……这样的自己，违背了这天命，是个异端的存在也说不定。

……不想再被欺负了。……不想被大家嘲笑说“好臭好臭”……。

……反正大住玲子是妖怪。……欺负她，又不会让她受伤。

……………………那么、…………。…………唔…………。

「让我听听你的答案。榊由香里。嘛，虽然也不必听。」

「……我。…………拒绝………。」

「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果然。」

「为了自己不被欺负，而对欺负视而不见，……加入欺负的行列什么的，……我不会做。……这就是，……对我来说的，……与欺负作抗争……。」

一边说着，一边已经后悔了……。

可是，那是说与欺负作斗争的，自己的责任……。

黄昏的紫罗兰，嘲笑着。

嘲笑着人类因为一时的义愤，而无路可退的愚蠢。

「从明天开始最你来说世界就不一样了哦。我的眼泪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呼呼呼呼呼呼呼，把他们变成饥饿的野兽！尽管期待地等着明天的太阳升起吧…！！我从此消失，欣赏着从班级中灵魂被剥削。……我很期待你的灵魂是多么美味…呼呼呼嘻嘻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紫罗兰消失了……，只留下残忍的笑声。

接着，……是很普通的，一如既往的放学的景象。

好似到刚才为止的恐怖的场面全是白日梦一样。

但是，肯定不是白日梦。……妖怪恐怖的轻声预告，……一直在耳畔回响。

然后，……第二天。

大住玲子突然消失。……不仅是身影，而且就好似一开始就没出现过一样，从大家的记忆中消失了。

可是，他们还记得欺负人的快乐，只有这个抹不去。

于是，………他们的矛头很自然的，………指向了由香里……。

「臭死了臭死了臭死了~！！总有咖喱臭！」

「榊一进来，就突然有咖喱臭了！」

好像他们到昨天为止欺负的人不是大住玲子，……而是由香里一样。

到昨天为止很理所当然的欺负玲子的矛头，今天也很自然地指向由香里。

「喂，都静一静！因为榊有咖喱臭，大家不久无论合适都静不下来了么。」

「臭死了臭死了，快开窗！哇哈哈哈哈哈哈哈！」

「喂，回座位！决定社会实践的公车座位了！」

「绝对不要和咖喱臭一起坐！！」

「榊~，昨天你一定洗澡了吧？因为和老师说好了的对吧？」

「……洗，……洗了……。每天都洗……。」

「那为什么还是那么臭呢~！！」

「「「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由香里低着头咬着嘴唇，………忍受着全班40人，……不，加上老师41人的欺负。

正因为有玲子这样被欺负的孩子的同伴在，才会说出一起斗争这种狂妄的话。

……可是，对孤独一人的被欺负的孩子来说，到底，斗争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

果然，与欺负做斗争什么的是说说而已。

因为玲子而不再受欺负的我，一定在心中的某处骄傲了。

祈福什么的，从局外者看来，真的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所以，才会有斗争的话总会有办法的这样的错觉……。

但是。……那天，叫作毬枝的妖怪也为了保护我而战斗。

以叫紫罗兰的恐怖的妖怪为对手，……即使不能出手，被那样对待，……也不逃跑。

明明可以抛下我而逃跑，……然而她没有这么做。

那不是战斗。毬枝因为没法出手，所以和欺负一样。

毬枝与那欺负毅然地斗争，……到最后也没有逃跑。

「干嘛低着个头！有在听别人说话吗！！」

「榊同学，真的在哪都会发呆呢。」

「因为你咖喱臭的原因，给我们大家添麻烦了啊！没感觉到你的责任吗！」

「为什么你不说话啊。因为你的关系，我们被叫作咖喱臭班级了！」

不可能有什么回答的话。

回答的话，只会变成百倍返回给自己。……只有忍耐着无视，是我唯一能做到的斗争……。

但是我明白。虽然回答的话会百倍返还，但是不回答的话，欺负会五倍、十倍地扩大。

无论做不做什么，……阻止欺负升级的方法什么的，对受欺负的孩子来说是不被允许的。

「为什么榊同学总是去不掉咖喱臭呢？」

「不是衣服上的味道么？这家伙，完全不洗衣服的！」

「衣服好臭啊，衣服！」

「你不洗的话，让我们来洗。」

「……哎、……等、……等下、……什么、…………呀、」

「快，帮你洗衣服所以快脱下来！！很臭不要乱动！」

「真是的，男生，好下流。呵呵呵！」

「把袜子脱掉，袜子！」「好脏～！」「别放我这边啊，真是的！」

「住，……住手……，住手……。」

「脱——下——来——！脱——下——来——！！」

「给你洗衣服，不要抵抗！！」

围成一团的男生们，一个个强制脱着由香里的衣服。

女生们看了都大声嘲笑。……谁也不来阻止剥掉少女的衣服的野蛮的行为。

粗暴的许多手臂，揪住由香里的头发，揪住她得的衣服，扯掉纽扣。

露出了皮肤，……眼看着就要脱内衣了。

他们谁都不觉得这些行为太过火了。只觉得这是围着篝火那种程度的恶作剧。

……他们连内衣也准备脱掉。虽然由香里全身抵抗着不知道停手的他们，……但不可能有办法与这么多男生们抵抗。

「脱下来脱下来，全洗了！！」

「住手，谁……，救，……救我…………。」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教室的阴影中，紫罗兰看着这场面，邪恶地笑了。

对她来说，他们脱的不是由香里的衣服。……而是由香里的灵魂。

在教室中像羽毛一样散落漂浮。

「……呼呼呼呼……。……真美味……。」

取下一片送进嘴里，……用黏黏的舌头融化品尝。

「怎么了由香里。不与欺负做斗争吗？快点让我看看你如何斗争。呼呼嘻嘻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住手，……不，不要————————！！」

抵抗着所有的力量，……由香里推开男生们的人群。

半裸着从教室跑出去，逃走了。

不可能跑去什么地方。可是，不跑出来的话，……会被蹂躏。

男生们也从走廊里跑出来。脱由香里衣服的游戏，现在变成了追由香里的游戏。

「啊，…………呀啊？！？！」

听见了由香里短促的惨叫。

然后，是很多女生的惨叫。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男生们聚在一起，俯视这楼梯下面。

……楼梯下面，由香里倒在那里。

好像绊倒了什么，摔下了楼梯，……额头被撞破了。

血渐渐地染红地板。

这场面，好像有着让恶作剧正兴奋中的他们恢复正常的力量。

……可是由香里，绊到什么了呢。明明什么都没绊到，……眼睛看不到的什么东西，她确实绊到了。

在朦胧的意识中，……由香里窥探着自己，感觉到了长头发少女的存在。

「呵呵呵呵呵呵。那种不成体统的样子，从楼梯上摔下来撞破头什么的，……真的好愚笨。」

……仿佛见过她。和紫罗兰在一起的，……叫作彼岸花的妖怪。

「……是你……吗……。……把我……，弄摔跤……的……。」

「是啊。因为你的灵魂真的变得很美味。想着差不多该吃掉了。……呵呵呵呵，不感谢我吗？这样你就被抬去保健室了。暂时能从紫罗兰那帮孩子们的欺负中逃出来了。」

「……我……，没死吗……。」

「不可能死吧，只是撞破额头的程度。我不会杀你的。只会轻声告诉你自杀会有多么快乐。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来，带你去保健室。

来体会下从欺负逃脱的简短的快乐吧……

这样的话，你就回不去你的教室了。

永远成为，保健的住客。我的俘虏……、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由香里的意思开始远去。

被老师们抱着抬去了保健室……。

……我，……不得不战斗……。

才不会成为住在保健室的人。

也是为了明明不管我逃跑就好了的，然而还要继续保护我，……叫作毬枝的妖怪。

……但是，……耳边回想着就这样子，睡着死掉的话，再也不会被谁折磨的黑色诱惑。

……谁，…………来救救我………………。

……………………………。

榊由香里之后几天，都请假了。

她不是害怕欺负，从学校逃离了。

不知道从楼梯摔落的时候伤口有细菌进去了，……还是被紫罗兰或是彼岸花啃食了灵魂的原因。

……发高烧的几天里，都不能从床上起来。

……就这样热死的诱惑，每天在折磨着她。

这样的话不去学校也好。不用被欺负。

……但是，……即使如此………………。

………………………………。

那天，是乘公车的社会实践。

目的地，……对学生们来说怎么都好。能从狭窄的教室逃脱的话，就和旅游没有什么区别。

攀爬着山道的公车的车队。每辆公车里，满溢着快活的、兴奋的孩子们的声音。

可是，……由香里的班级的公车很安静。

明明其它的公车笑声满溢。……只有这两公车，绷紧着阴郁的沉默。

并不是睡着了。

……大家，……很不爽的样子，……很不满的低着头。

有人突然怪叫一声，用来表示自己的不满，而不是用任何语言。

大家，……都进入禁断症状了。

榊由香里请假，已经几天了。

全班作为欺负人的孩子，……谁也欺负不到，已经，连一天也不能忍耐了。

这种焦躁，让他们眉头紧锁，咬牙切齿……。

「啊——————！！快受不了了！」

谁叫了出来。于是所有人的不满都决堤了。

「……为什么，榊那家伙，没来学校啊！！」

「开玩笑，逃学么，小看她了。」

「来的话有咖喱臭，这次不会真的全在洗了吧。」

「噗呵呵呵！但是，榊同学一定，还是有咖喱臭！」

「「就是呢！！」」

「榊来的话，我们开个欢迎会吧，欢迎会！」

「话说回来，男生。不要往榊同学的桌子里放蟑螂了。爬出来到我这里来就糟了。」

「没关系，都把它打出内脏了！」「「好脏～～！！　哇哈哈哈哈哈哈哈！！」」「有几只来着？　6只？」「昨天我也放了一只进去，7只了。」「讨厌，男生，真不可思议！！」「「「哇哈哈哈哈っ！！」」」

总算欢快了起来，……然而尽是由香里再次来学校，该怎么欺负她的阴谋。

从眼睛闪烁着邪恶，为此一起笑着的他们身上，感觉不到作为人类的温度。

紫罗兰，看着这情形，得意地笑了。

感受到禁断的愉悦的可爱的孩子们明年，换班级的时候散入学年中各个角落。

……会去各个地方绽放吧，紫罗兰的喉咙开始响起了吞咽欺负之花的蜜汁……。

「……唔呼呼呼呼呼呼。用我的花开遍全校……！愉快痛快，感觉真好……！！」

「尾崎君也来欺负吧？像以前一样。」

「嗯嗯。虽然有段时间身体不舒服。但是再像以前那样一起做有趣的事吧……！」

「……………………………。」

曾经固执地欺负的尾崎，……被啜泣先生威胁后，发誓不再欺负榊由香里……。

可是，他的眼睛邪恶地眯起。然后微笑起来。

「……也是。……什么啜泣先生。那种东西，一定是和什么搞错了……。好嘞！榊回来的时候，来场久违的盛宴吧……！」

「尾崎君的特殊菜单？」

「下次做什么？！」

「把桌子里的蟑螂全部磨碎然后放到咖喱里让她吃吧！对咖喱臭榊来说很完美吧！这就成了蟑螂咖喱人！！」

「「「还是算了！！讨厌！呵呵，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紫罗兰也混在里面的公车被大笑包围了……。

这时，突然公车剧烈的摇晃起来。

司机大声地叫了一声，粗暴地打着方向盘。公车大大地转了个弯，车内被惨叫包围。

……公车的司机确实看见了。

突然，……有个穿着红衣服的少女，出现在道路的中间。

那一瞬间，轮胎破裂了，公车剧烈地起伏。

公车的车身横过来，越过了防护栏。

道路是深山的公路。防护栏的对面，是深绿的深谷……。、

「……怎，…………怎么回事？！这，…………这到底…………。」

紫罗兰一边发呆，一边俯瞰着被掉落谷底，被砸扁冒着烟的公车。

……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去。谁也帮不了……。

「我，……我培育的花儿们……，……这，这算什么事……，这算什么事……。」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听见那熟悉的笑声，紫罗兰惊讶地回过头。

那里，是坐在防护栏上，任风吹拂头发的彼岸花。

「……这是，……你这是唱哪出……！把，把我亲手栽培的，可爱的欺负之花们……！！」

「多谢款待。横插一手，有时也不错。呵呵呵呵……。」

「为，为什么，……要，要做什么事……，混，……混蛋……。」

「我们是学校要怪吧？紫罗兰你自己说的。狩猎是自由的，妨碍也是自由的。那么当然，横插一手也是自由的。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彼，彼岸花，你，你这混蛋……！！！」

「当然。有什么话要说的话也是自由。…………跳舞吗？和学校排名第3的起舞的彼岸花一起。……不是和紫罗兰很久没玩了么。……如何？久违地稍微，……跳跳看……？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紫罗兰愤怒地低着头颤抖，……什么也没回答说。

被起舞的彼岸花这种多变的、性质恶劣的妖怪发现自己的狩猎，只抢走了美味的那部分。……正正好好。

扩大狩猎的规模的话，容易被其他的妖怪发现。……这次狩猎，不符合自己么……。

「…………下次的机会，就是我抢走你的猎物了……。给我记着。」

「再见。夜晚的学校再见？呵呵呵呵呵。」

紫罗兰跺了下地面消失了。

目前，看见了坏掉的公车里司机爬了出来。……看了下情况，好像没有其他的生存者。

彼岸花，把一整个班级都吃掉了。

沉溺在欺负的快乐中，沉没在灵魂的黑暗中的愚蠢而又可怜的学生们，实在太棒了。

司机爬上车道的时候，那里谁都不在。

只能依稀听见残忍的校园妖怪的笑声，夹在风中传来……。

……我从学校打来的电话里知道了那起事故。

烧也退了，明天开始可以去学校了。……在学校，大家等着来欺负我吧……，这时候，接到了那个电话。

包括老师，……除了我以外的班级里的所有人，都死了。

当然，打击很大。

……但是，……不能否定这样就不会被欺负的安心的心情。

……我，……和欺负斗争了吗。

…………………。

什么也，……没有斗争。

只是，一直被欺负着。

被偶然的转校生拯救，因为是妖怪再次被欺负，……又因为这次的事故，再次得救。

我什么也没斗争。……只是，被偶然和其它什么摆布着……。

……与欺负斗争。……我说了多么狂妄的话。

但是，……我没弄错。

「我是榊由香里。……请多关照。」

「……出事故了呢。在新的班级里一起加油吧。大家也一起做朋友吧……！」

我转入了其他的班级。

……新的班级。一个认识的也没有。

但是，不知为什么如今感觉很舒服。

我坐在新的座位上，被欢迎的女生们围着。

然后安慰着我全班都死了那件事故的打击的伤口。

谁也不会说我很臭什么的。或者说，作为新的朋友而欢迎。

…………在这个班级重新开始。

和这些女生们在一起，…………那个妖怪同学，……毬枝也在。

「…………在新的班级里，还习惯么……？」＜毬枝

「嗯。……从零开始加油，这次要交很多朋友。」

「嗯。…………对不起。……我什么忙都没帮上。」

「没。是你吧。……我想着自杀的那天。对我说不可以死的人。……谢谢。还为了保护我而战斗，谢谢。」

没想到会被感谢，毬枝害羞地低下头。

「……虽然发生了很多事。……但是，也学到了许多重要的东西。」

「是什么？」

「必须和欺负战斗。不战斗的话，就和允许欺负一样。欺负也好，对欺负视而不见也好，都是欺负人的孩子。……所以我绝对，不会成为欺负人的那种人。」

「……虽然会觉得那一定是很呛人的事情……？」

「嗯。虽然如果全班都成为被欺负的孩子的话，确实无法与之抗争。…………但是，欺负还是萌芽的时候，一定连我这种没有力量的人也能战斗。」

「由香里，……果然很坚强呢。」

「欺负是件悲哀的事情。绝对不允许。这一定只有被欺负的人才明白。……所以我不得不战斗。」

「嗯。……我支持你，由香里。」

毬枝这么想着。

自己生前有这份坚强的话。

凉爽的风轻轻地吹入教室，拂动窗帘。

这阵风，稍微让毬枝的身体变暗了……。

「……毬枝同学……？」

「差不多，该是告别的时候了……。……妖力完全没有了。……得好好休息一下……。」

对完全没有妖力的现在的毬枝来说，留在没有阴影的教室里很困难。

「再见，由香里。……和你相遇太好了。……你教会了我生前一直烦恼的一件事情的答案。」

「……才没有。我才是，没有你的话，……可能糟蹋了宝贵的生命也说不定。」

「坚强地活下去。因为没有死后绽放的花朵。」

要说有的话。

那时为了嘲笑可怜的死者而绽放的。

……在彼岸花绽放的夜晚。

「不会再和你见面了吧。……但是，我不会忘记你的事。」

「我也是。我不会忘记毬枝同学，……也不会忘记这短暂的时间里发生的所有，以及从中学到的东西。」

「…………人类，真的好棒……。……活着就能学到任何东西。……即使遇上挫折，也一定能够跨越，变得强大。……永别了，由香里。保重。」

毬枝留下柔和的微笑，消失了。

由香里的表情也柔和起来。

吹起窗帘的，舒服的风吹入教室。

清洁了空气。……没有以前班级里那种淤塞。

……加油。在新的班级里。

「吵死了，好臭啊，你！！」

突然听见了骂声。

那并不是冲着由香里而来的。

一看，……几个男生，围着一个软弱的男生嘲笑。

被欺负的孩子，虽然一边苦笑着，一边请求他们住手，但他们听不进去。

又在欺负了啊，真是的……。女生们皱着霉头小声说着。

咣当。

由香里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没有迷惑，没有胆小。

「喂。……那边的男生们。」